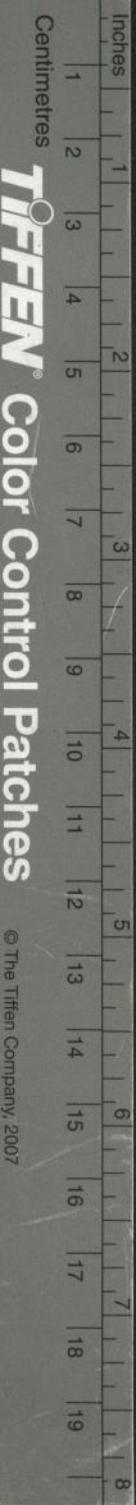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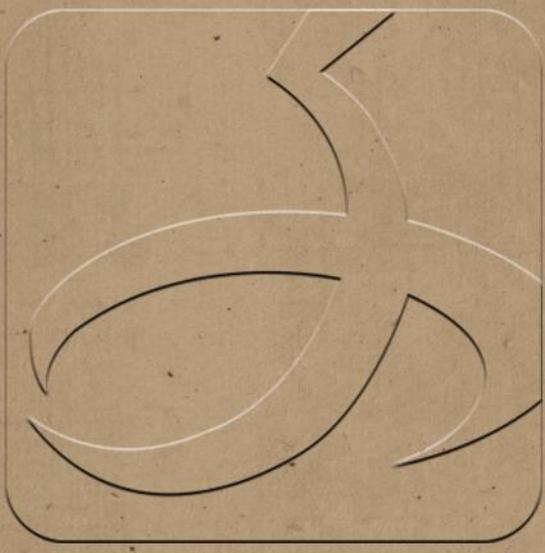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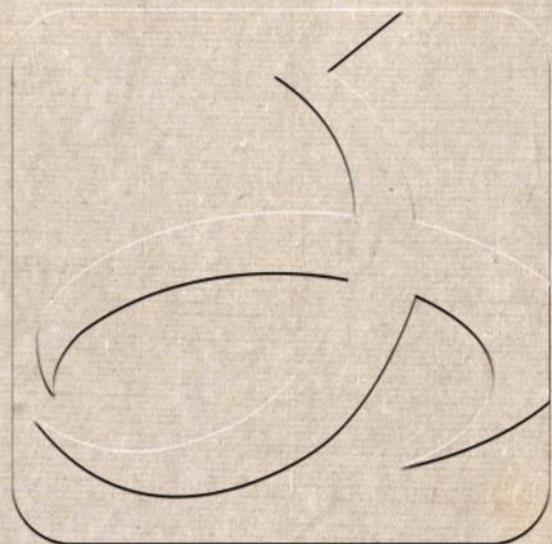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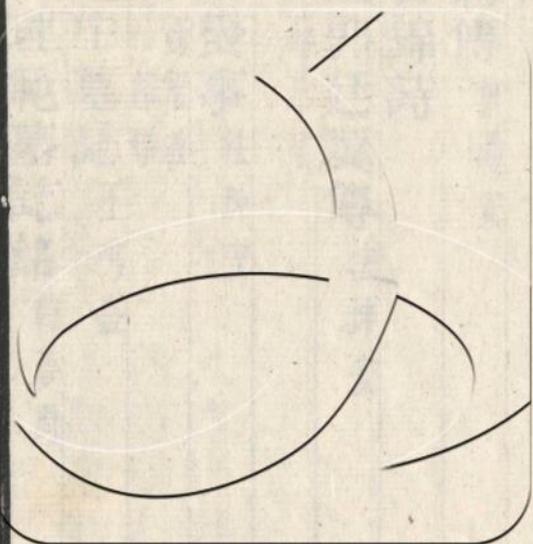
782.17
8324
=38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碑傳集

第三十八冊
乾隆朝守令



卷二百三
之二百四

1570251

碑傳集卷一百三目錄

乾隆朝守令之上

雲南大理府知府汪君上墳合葬墓誌銘

潘思桀

邱玖華傳

廣東通志

王先生化南傳

潘挹奎

名宦郭公廷翥傳

伊湯安

附錄諸贊善錦詩

又附嘯莊先生郭廷翼傳

法坤宏

蘇宏遇墓誌銘

蔣恭棊

書維縣知縣鄭燮事

法坤宏

鄭先生方城傳

劉紹敏

海州牧黃公建中墓誌

王鳴盛

定州知州楊公理範墓誌銘

韓夢周

黃先生永年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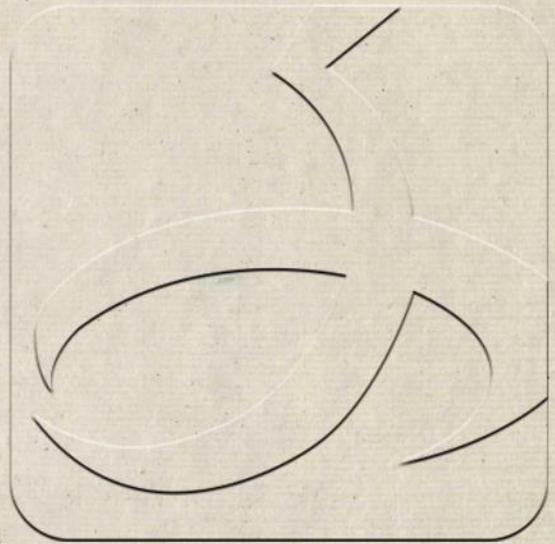
陳道

奉直大夫王公夢弼合葬墓誌銘

郭善鄰

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錢公之青墓碣

陸未錄



潁州府通判呂君轍墓表

劉大槐

衢州府知府林君明倫墓誌銘

朱珪

平番縣知縣牛君運震墓表

孫星衍

雲南永北府知府袁君德達傳

鄭虎文

又雲南永北府知府袁近齋先生墓表

秦瀛

又故朝議大夫永北知府袁公傳後記

羅有高

湖廣寶慶府同知文林郎李公大本行狀

閻循觀代某

碑傳集卷一百三

乾隆朝守令上之上

雲南大理府知府汪君上堉合葬墓誌銘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丙寅八月雲南大理府知府汪君以疾卒官其孤孟銷自京師萬里奔赴于次年七月奉喪旋里過皖來告哀繼因吾友上海喬君廷選具狀請銘以余曩藩于浙往來未與君元貫徽實在皖部內悉其家世行業甚詳而銷又余故所知誼不可辭按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其遠祖遷婺源者曰道安再遷休甯者曰接自接以下五世曰漢者支分其長文彬即大理所宗也數傳至可鎮是為君高祖實始遷禾之桐鄉縣可鎮生淇是為君曾祖皆再贈至中憲大夫子四仲子文桂中書舍人君祖也叔子森戶部郎中揚挖風雅藏書最富海內諸名宿嘗主其家稱為碧巢先生中書子亦四其次繼燦歷官御史給事巡臺灣有聲出後于碧巢君考也給事子六君行第三弱冠為諸生以給事命遷居郡城給事既歿君奉母張太宜人于家連試不得志慨然有功名之心雍正乙卯以運糧例初拜

盛京刑部員外乾隆己未內調戶部山東司擢刑部河南司郎中乙丑始出守逾年遂卒故生平服官止于此初君之在盛京也分司紅旗訟牘繁積手批口斷事無停壅今上御極初元將繕

三陵載命親王大臣監視總理將作方難其人列名請

旨而君獨以賢能兩與焉出納鉅萬一以委君纖介無所私又酌減元估浮費若干大工迄成君勞居首山東司主天下鹽兼出關棧引曹務最劇君剔除奸蝨省中肅然湖北巡撫崔公兩淮鹽政三公以互論鹽直奉

命會議朝堂君前陳利弊請酌中著令其在刑部讞獄稍疑卽反覆廷辯全活數百人令甲凡司官能駁正成案者案定議敘故君爲尙書郎五年先後紀錄獨多滇距中州最遠君所爲郡又居滇極邊其屬四州三縣一長官司外控蕃落提軍大帥駐焉號雄望難治君至與帥誠意孚合庶事以飭府倉軍糈四萬餘石腐粟亦給兵君則存爲班賞而槩與精鑿所轄稅隘八所前政慮逸匿增置游徼苛累行旅君悉罷遣君旣自曹郎出諳故事明法律他郡有疑獄諸使並以付之嘗奉檄赴臺

慮囚而所部雲龍州徼外夷早可與片馬仇殺君偵知其情選委官屬馳往撫慰開以誠信俱帖然聽命嗚呼君雖履官日淺而上獲下從政化及椎結可謂才而良矣君諱上堉字綺巖號謝谷生康熙壬午九月十九日卒乾隆丙寅八月十九日春秋四十有五乾隆丙辰恭遇覃恩授奉直大夫其疾也以勞役犯暑誤餌葷桂遂篤病中泣語賓客謙從以不及還家見母爲恨歿前數夕夢迓役數百擁致輿中又屬吏有夜見列炬數十于府門者豈生能澤其民歟爲明神如古所云者耶配祝氏子錙紛鏗其籙所生則彝銘也孫二人如藻如洋君生平篤孝友慎交與周貸濟人不少倦而奉身廉儉砥厲清節能爲人所難能方爲郎時屢辭大臣章薦旣補外以初至復辭攝事苞苴請託不及于人之門人亦不得以及其門喬君每爲余言君之居鄉當官事有子姓不及知者狀僅得什一二耳然卽其載于篇者準諸前軌蓋無愧篤實之君子矣銘曰

越國之後圭組紛綸自徽僑禾令聞日新維碧巢君有斐而文給事繼之嶽嶽黃門篤生大理爲時勞臣宣力未竟而返其真刻銘幽堂千禩永存

邱玖華傳 廣東通志

邱玖華字石卿嘉應人父緘博學尤邃於易受經者歲百餘人持身嚴介動循禮法以明經授樂昌教諭訓玖華天資明敏熟於掌故登雍正

癸丑進士選庶常以擬進文字稱

旨賜御書宏毅堂額及中秘書十七種乾隆元年授檢討三年轉山西道御史疏言九卿議事不公大略謂奉

旨交部案件堂官委之司員司員委之書辦含餽奏覆其於此事之初終曲折漫不經心而書辦得以意為輕重此草率之失也有事原部議而督撫科道奏請變通該部不問其言之當否第以多事不如無事外務鎮靜之名胸橫紛更之意一經交議而無庸議者十常八九此偏執之失也至交九卿會議之案關係尤重而九卿逡巡囁嚅惟伺一二尊貴意指而此一二二人者又復依違瞻顧久之然後微露其意輒羣起而和之此模稜之失也至京員條陳各省事宜

敕下督撫議奏該督撫亦往往瞻徇又疏請錄用賢良祠大臣子孫為

通政使雅爾哈善所劾

上命王大臣等秉公嚴察議奏尋勘實雅爾哈善誣劾得

旨革職玖華供職如故初玖華在都與保昌胡定友善以氣節相勵至是先後登臺諫並有直聲八年改刑部員外郎久之遷郎中出知四川保甯府振飭綱紀境內肅然越一年以罷議去郡民惜之

王先生化南傳

潘挹奎

先生王姓諱化南字蔭棠武威人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知縣宰直隸廣昌靜海懷來涪升山東平度州知州為政有廉平之譽而尤嚴於治胥役每到官必裁胥役之冗者嘗曰衙門內多一人百姓多受一人之累欲為百姓去累當先於衙門去人況朝廷設胥役有定額闕其額無傷於官而浮其額乎刺平度大興水利民賴以生與人為之謠曰王公來謀民食濬源泉汰蠹役民利興民害息公不來我誰翼期年政成引疾去百姓送至泣下或餞之以詩曰公為百姓來百姓送公去渠水如許清看公走馬處蓋先生去平度于今七十年矣而其州人猶思之不置也久之起為莒州知州循聲益著始莒州每考試童生桌凳皆自備而其中輒匿詩文又或各館師闖至署為其徒講解題義遂代起草鈔襲倩代之弊習不為怪先生至莒則扁試場具悉供自官與童生約日入文不成許宿場官為給酒食敢蹈前弊除其名不送府院

考試童生初聞此令甚善及試至四五場申刻納卷者肩相摩也其列
前名遂有真材而莒州考試之弊以革先生居官既有聲望且於山東
州縣中資俸獨深當遷為直隸州知州而上官有欲因之取賄者先生
艷然曰吾豈以財求官者哉即日辭歸述懷詩有云羞聞白兔營三窟
每對黃金凜四知其厲志如此而是時章淮樹觀察攀桂適宰武威喜
獎進士類聞先生歸延主書院講席教法既諄且備無冬夏鍵書院外
戶諸生出告反面矻矻孜孜俾不得斯須嬉士風為之一變又諸生治
經之餘日記歷代史數則時吾父實從先生學以故諸先達凡與吾父
年相若者皆能說史蓋自先生倡之先生嗜學至老不厭家居歲必溫
經史數過夜不讀書不寢也有客集唐人句為楹帖以贈官職聲名俱
入手風流儒雅是吾師鄉人謂先生無媿云
潘挹奎曰胥役之為民殃甚矣嗚呼嚙突擾及雞犬民方怒而不敢言
其尤者交通盜賊賸民以生而牧令若非此輩無以承其下風嗟乎狐
假威而虎生翼不盡吾民而噉之不止可哀也夫蔭棠先生每到官必
裁胥役可謂為政得其本矣以之行於四海民受福將無窮焉惜乎所
治者小也

名宦郭公廷翥傳

伊湯安

郭廷翥即墨人舉人總督郭琇子乾隆二年知嘉興府莅任日惟挈二
子自隨性廉介布衣蔬食不名一錢明于斷獄多善政嘉善奸民富大
等誘孩提殘損之廷翥密訪寘之法入稱之曰郭青天民有黃緣呈控
者邑令與上官皆准其狀廷翥獨不許作上官檄委權他郡事去後邑
令及上官皆褫職廷翥復蒞郡先後凡八載勤于造士每月試諸生以
詩古文各就所長甄錄之政簡刑清訟庭草長冬無裘大吏知其貧予
之金堅不受府堂多植梅有盛生者僵立中道適太守至頭踏擁仆之
詢其故以吟詩對有放衙靜似阿蘭若官與梅花一樣清之句至今傳
誦其清德槩可想見云

附錄諸贊善錦詩三水行美太守也郭使君奪赤子於豺虎之口寒

暑聽訟武林公館者二年士民戴之醜厲猖狂誰式遏取彼兇殘赤
子活人孰無情忘召芟使君燦欲如水清使君截犀如水明使君持
衡如水平頑鈍不才邀上計簞簋不飭希脫係撫字勞勞挂吏議清
風行悒然耆老何不樂今年奪我使君郭使君袖裏只清風承家節
操制府公一錢不受過劉寵宦囊蕭蕭兩肩聳津頭不聞打鼓船祇

憑鶴唳聲聞天

附錄從元本

法坤宏

又附嘯莊先生郭廷翼傳
嘯莊先生諱廷翼字虞鄰姓郭氏晚慕阮嗣宗之為人自號嘯莊世父副都御史琇世所稱華野郭公者也公中年無子愛先生聰慧立爲世嫡晚乃舉二子公連疏權貴直聲震天下朝野仰望風采先生爲公克家子聲稱藉甚縉紳聞公歿子方捉抱權貴黨談謔騰興先生懼謀所以自全乃痛斂主角黜聰明一意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進仕築慕雲樓藏書閉門誦讀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引巨觥爲一隊座客以次角製酒牀出飲他家則昇牀以隨日暮大醉昇而歸以爲常乾隆某年

天子錄用故大臣子孫先生仲弟廷熹以孝廉起家知嘉興府事幼弟廷翁舉辛酉孝廉公去世久謗歆息先生亦頽然老矣余嘗以事過飲其家得觀慕雲樓藏書飲倦後先生與容縱觀任指某書中某事娓娓道本末爲笑樂先生弟廷翁與余有年好歲辛巳遇於都門具述平生言要余作傳時先生歿已有二年餘矣先生性友愛念兩弟幼弱二門百指皆親護之仲弟遷江甯同知負官累不得償先生毀家以應卒年

六十有七

法坤宏曰先生豪邁之性鬱鬱無所試一溷于酒然非習與之遊者烏知先生沈飲之旨乎晉司馬昭歷論朝臣獨許阮嗣宗以爲至慎余於先生亦云

蘇宏遇墓誌銘

蔣崇業

君諱宏遇字掄青號雪渠其先姓張氏居蘇之唯亭君五世祖翹贅金閩蘇氏以其子鳳鳴爲外舅後遂冒蘇氏鳳鳴生秉敏始遷郡城秉敏生綸綸生琦即君之考也早世妣王孺人未昏守節康熙六十年奉旨旌表君本生考苑歲貢生候選訓導妣陸孺人繼妣金孺人陸孺人生君而歿王孺人抱爲後稍長從王孺人遷居吳江之蕩上故今爲吳江縣人幼有至性見王孺人常衣縞素跪問故卽涕泣不止聞者異之攻苦舉子業爲諸生有名舉雍正丙午鄉試乾隆丙辰成進士辛酉授山東兗州府泗水縣知縣君爲政不務苛細初至增建社學興起教化勸民植農桑勤畜牧期月泗俗丕變遇事刃解臈決案無留牘侃侃陳利弊必得之上官是秋充鄉試同考官主司知君宿望他房落卷悉委君覆校榜發稱得人邑多泉源額設夫挑濬冬則調治濟甯運河官所

給直既以其半充公用而役如故素益困君請運河工歸縣官就近雇募公私皆便山田為豪民隱占前政莫能詰君丈勘得實寘豪於法一縣肅然尤善折獄泉林寺僧沙與殺同寺僧移其尸以遇崇告越數日於麥田中得木棍半截視之有血眾始疑其非崇然莫知誰殺者君召合寺僧問狀指興曰殺人者汝也搜其室半截木棍及血衣在焉興乃伏罪聶永福者與杜某同居各傭於外聶疑其妻與杜有私夜潛歸殺其妻佯從外入誣杜以姦致死君察聶頸有爪傷痕命驗死者指甲脗合其妻死時嘗與格鬪聶即承人驚以為神上官方欲推薦會丁本生繼妣憂去代者素忌君藉倉穀齟齬之上官委員監盤乃得代時少陵書院落成上官固留君主講席君不得已為留兩月辭歸歸而病病間又丁本生考憂以乾隆十二年丁卯四月十三日卒距其生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六配趙孺人子男二岡齡彭齡女一孫男一孫女五君之在泗以造就人才為所先其主書院循胡安定孫明復遺規與諸生相切劘泗水入

本朝士未有登甲科者及君所拔士始魁其鄉蓋古循吏多儒者自明代專重進士直省望縣類由進士為之游光揚聲不三四年輒入臺省

厥後懲其弊又以進士為詬病噫文學政事果岐而二耶視君之所施設竟何如也銘曰

士以言升行乃踐也潤節吏事經術展也牛刀割雞聖所莞也不大其施嬰疾蹇也歸於崇岡陟峻嶸也鑽石勒辭幽可闡也更千百年知其有惠於克也

書濰縣知縣鄭燮事

法坤宏

濰縣知縣鄭板橋燮揚州人乾隆丙辰進士與吾膠南阜老人高鳳翰善余曾於南阜處見鄭往來筆札心慕其人辛未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飲友人家濰俗重賈二三賈客與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羣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其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閒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值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徠遠近饑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廷見據案大罵駝錢驢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阜卒脫其帽足踏之或粹頭黥面驅之出余曰令素憐才愛士此何道曰惟不與有錢人面作計余笑而言曰賢令此過乃不惡羣賈相視愕起坐去語曰商賈之言醫

匠之心錄其事以俟採風者

鄭先生方城傳

劉紹波節錄

先生姓鄭氏名方城字則望號石幢閩之建甯人爲蕉溪公長君世次詳蕉溪傳中先生少持重七八歲從黃太夫人歸甯諸外戚競服飾嬉游先生獨侍外祖處安公觀作字公愛之授以書法稍長從蕉溪公學嚴于課讀自蕉溪公以上不事生產粥餽常匱類人所不堪而誦習罔輟以是熟于經史百家而生平淡泊明志亦根於此先生以康熙戊午生丁丑受知學使者伯祖昌世公遭大獄奉母命能出之語在黃太夫人傳及蕉溪公令固安瀕永定河春蒐霸州水淀歲造梁以通中貴取道河工搶修旗田爭角錯互紛擾措置無失先生實左右之既不得歸試援例貢國學復入賞爲教諭故事撫臣考銓季終具報是歲甲午特命廷試擢第二之任泰甯未幾蕉溪公捐館不俟代歸雍正癸卯舉于鄉先生入闈始己卯凡八試而後遇季弟荔鄉公先取科第比令邯鄲偕行邑中大政事必與參考盡善及出輿頌翕然癸丑成進士越歲黃太夫人歿喪葬一準禮經乾隆丁巳筮仕得新繁雖小邑地饒近省秦楚閩越滇黔之人錯處環居舊令多罣誤先生各因其性而調劑之

訟者引至前必曉以倫常禮義款款昵語冀以動其天良或竊笑之然民多因是以化羅村李長榮無嗣養子景鮮無何俱死遺二幼孫榮婦鄭氏八十餘傭者李雲利其田輕氏老耄冒族姪以異姓亂宗控逐二孫先生細鞫得情重懲雲爲鄭氏別置後雲訴郡守句通守幕約得田酬以半流言四布郡守王小山先生素廉明不能無動婉諭先生勿執成見先生持益堅旣而事敗幕逃小山謝曰微君守正幾墮術中其精明果斷不事優柔又如此邑故有牌頭執薪水糞除之役供是者率下戶貧民日求升合不能在官展轉雇募歲以爲苦或流亡先生毅然除之會撫軍下墾田令西川地衍沃生聚繁耕居無隙奸民乘機夷古墓塞堰溝謬稱新墾先生力陳其弊阡陌得無恙六年秋七月大水以災聞藩司使某令勘實某治匿災慮鄰邑相形故作難諷以非上官意先生曰吾不能隱地以希旨卒除其賦九年夏六月再水錦水河直突城西門大雨挾流勢孔急先生立水中親荷鍤民皆感動爭負土堵門城賴以不沒鄉人避水來渡以舟楫繼而入安置寺觀蠲貲設賑顧水不減乃歷四村相地形疏鑿隨時而涸是秋大熟水不爲害先生爲治務竭心力雖小必勤嘗修署儀門曰郭林宗逆旅不廢掃除奈何以傳舍

視公邸他如文廟二忠墓城樓申明亭壇壝倉獄舟梁道路之屬靡不
修舉暇則行所部讀法勞農清保甲採風謠利興弊革久之信浹于民
風流令行共相休息每升堂傳唱畢一人持牒前先生逆知之曰若
來爲某事片言立決或久坐虛無人闔門而退入則垂簾吟諷意趣蕭
散集諸生訂期課文授以筆札盤餐點定甲乙指陳經義士蒸蒸蔚起
先生雅意恬退屢賦遂初方伯李公長芳太守李公斗百固挽之不得
歸古道敦篤望之無崖岸以故人皆敬愛聞有目爲迂拙爲踽踽涼涼
而考其本心未嘗不以爲正人君子也乾隆十一年計吏舉治行尤異
部議以甲子蜀闡磨勘事鐫二秩先生怡然而上官深扼腕不令俶裝
延主錦江書院蜀士聞名景附院內填溢不可居人人慶得師踰年病
氣逆卒卒之日李公斗百郡司馬張公風林成華二令爲經紀其喪躬
視舍斂抗衾舉柩之役悉門弟子爲之計至新繁無遠近皆哭走數十
里數月未息先生初考省志繁署故有三賢堂祀唐宋邑令李德裕王
益邑人梅摯乃於署東構屋三楹作主以奉常與諸生會課其地及解
組邑人奉先生名入祀並增初作堂之宋邑令沈卣子更曰五賢堂著
有燥吻集綠痕書屋詩彙學者轉相購致古文彙藏于家子二長天錦

學行名當世次天欽亦有聲

海州牧黃公建中墓誌 王鳴盛

公名建中字懋德號容齋甯人雍正乙卯選拔乾隆元年發江蘇以
知縣用歷震澤嘉定無錫吳縣元和長洲陽湖七邑所至有惠政擢州
牧未之任卒方其在嘉定也懲豪強以戢良善儲倉粟以備凶荒濬清
內清鏡塘野奴涇呂墅溝諸水以濟行旅資蓄洩人稱其治可繼陸清
獻公既調任長洲吳元和皆首郡公赴事勤敏殫心籌畫利弊城內三
橫四直河歲久淤積公設法開浚太湖濱有灘漲田田去糧存久爲民
累公陳請蠲免又以社倉爲積貯要務推誠勸諭積至萬餘石吳之光
福鎮鳳鳴岡福慶寺旁有陸墳陸姓欲攘其地數十年結訟不休公親
往勘斷歸寺塵案頓結江陰惡少某誣常熟民陳姓以姦事獄已成公
廉得實釋之其聽斷明決多類此已而以公事墨吏議旋得
旨仍以知縣用時海州水災被檄往賑見民采食枵實榆皮取以告監
司復蒙加賑一月賑務竣補陽湖令相繼丁父母憂扶輿歸囊橐蕭然
喪葬畢因事至江蘇適淮安被水中丞陳文肅奏留公賑清河桃源安
東三縣嚴冬風雪賑所在黃河岸側僅設一席蓬公黎明輒步至以待

饑民全活甚眾丁卯秋崇明海溢漂沒田廬公復往賑方病星夜馳抵
劉河口風浪汹涌土人勸止公曰數十萬生靈待命方殷違惜此身哉
毅然航海至崇力疾視事不遑寢食再補陽湖邑向有役田起明萬歷
間巡撫胡公因民運爲累每圖置田若干收其租爲運費名曰役租後
糧入官運役田變爲民田租額仍在乃均攤入民田公亟請於上官後
奉

恩旨蠲免於時公在江蘇先後十四年矣陞知海州舊疾增劇卒於陽
湖年四十八身後家無儋石儲重以核減公用逋累數千金弟文中號
呼求助蘇常二郡民踴躍代輸洵乎公道在人廉吏不可爲而卒可爲
也娶張氏合葬長安後坡砦之原

定州知州楊公理範墓誌銘

韓夢周

公姓楊氏諱理範字濟寬父諱飛熊汾州府同知予嘗爲表墓邑里世
家詳焉母盧氏公初以嵇文敏公薦効力河南考最以知縣涖台州杜
瀆場鹽課大使後歷知九縣終直隸定州知州公之涖杜瀆也吏抱贖
請判切角費公曰何費曰商人供官者也日十金公曰官食祿於君不
食備於商斥去居無何眾商緝鬻私鹽者數人人鹽二十斤公故械之

而陰遣人核眾商鹽眾商在衙前方大喜遣者還報商浮引鹽五萬二
千餘斤公卽縱緝者而治眾商先是商人以利啗官得自置私役緝鹽
自數斤以上皆指爲私然實非法官亦枉法治之於是海隅窮民殘疾
無告者不得以力自活鹽錙銖皆擅於商民旁睨懼炙手日集商商日
以驕至是事大平積弊胥豁大府令諸場取法焉令臨城南三日雪十
年冤獄化質妻之俗使民知禮義在遷安均田稅之不均者以紓貧民
在盧龍築灤河堤疏澗泉使田之高下皆得資蓄洩倡贖民之以債沒
兒女者一時得歸三百餘家皆曰使君骨肉我其遷定州也百姓遮道
告飢公卽發倉以賑守者曰非例也公曰竄吏漠視民疾苦不以時告
卽告上官或疊勘相質信災數重輕爭分毫相視不敢決遷延時日貧
民飢不得食往往多餓死非
朝廷愛養百姓意第如我指有故我自當之大府聞之特重公令攝冀
州旋署永平府公爲人事親孝仁而愛人遇事有識量汾州公嘗患泄
疾公親浣私衣廢眠食五六日良已乃復初汾州公轉餉西邊公護行
途遇賊矢著馬腹公神色不動指揮捕逐賊驚逸在邊時聞傳明日當
地震百姓多逃避公曰地震無預知理此訛言也有司當禁止至期果

不應公生於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十四年得年五十有四娶盧氏
子一人嗣秉候選縣丞孫三人長禾太學生次能之次守之公之葬也
地近湖濱水大浸將卜遷葬禾以誌墓請曰吾子之言信欲吾先行畢

見於吾子文乃不辭而為之銘曰

孰不以施蹇不能舉也孰不以行久失其處也於惟楊公貞以煦也不
叶於時上所與也有遼其原神之府也丸丸松柏所蔽風雨也

黃先生永年行狀

陳道

黃先生諱永年字靜山別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其先均祥由石城始遷
傳十一世至諱麟瑞者為先生曾祖祖蕃父紱歲貢生並用先生初試
刑曹時進階得贈封奉直大夫祖妣劉母劉俱封宜人先生少穎敏善
學經史子集諸書具能掇其精蘊家貧獨學白田山中躬自爨給時或
坐古松下啜苦茗俯仰吟哦意氣自若見者咸異之輯先儒語為希賢
錄謂此學人本源循是有得則行誼政事文章一以貫之矣為諸生十
八年困躓舉場藉授徒以奉甘旨非其所有不取也涇陽王遜功先生
以名儒總藩江右聞先生學行招見不可得時吾廬陶先生主豫章講
席傳語曲致之始一見雍正六年

詔舉孝廉方正執政以先生應固辭不就雍正十三年中江西鄉試乾
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額外主事越六年乃授實二年晉員外
郎又二年轉郎中皆在刑曹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徵天下博學鴻詞常中丞首薦先生

今上登極引試殿廷多拔擢改官詞垣先生既授職則謝病不與試曰
吾業試于事豈敢復希館職清華日坐曹理案牘諸疑獄多所平反嘗
謂古人引經斷獄持其平而已今法令具著虛心求之庶無失輕重耳
長官以為能保督京倉又令總稽秋審規畫皆中條理公卿交章薦為
御史少司寇秦公蕙田官閣學時舉以自代先生始未嘗知及知亦弗
謝為人端廉簡重與人言常呐呐不竟其意出入敝車蹇驢隨從一愿
僕退直則掩關兀坐尋繹經訓無異居山時所嘗與遊者雷翠庭劉蘭
谷蔡葛山王毅齋陳元若傅謹齋諸君子聚或竟日移時相與責善糾
瑕不少貸乾隆十年安徽撫臣劾宣城令段雲翮溺職將去縣民戴德
呼籲攀留擁眾塞府署復劾雲翮指使罪當逮問先生奉
詔往讞廉得實情事乃雪民人並減死還奏稱旨
上溫語慰勞詢在部歲年出身階級先生敬謹奏對並及歷試名次

上笑曰若是當居詞館今官刑曹得毋廢書耶對曰臣性拙惟知讀書
職事暇未敢忘舊業翌日

命知平涼府先生官京師十年頻請假省親爲上官留阻使事竣方卽
入告遽有平涼之命先生流涕曰平涼去家七千餘里舟楫不通老親
勢難迎養

君恩誠重然安有十餘年不見父母之子卽具疏乞移鄰近地改知鎮
江歲餘復遷常州先生爲政寬重有大體開誠馭僚屬虛中集益人人
得盡其長而無敢以私干屬人士亦無有狎至其庭者行部則必咨訪
人才測其土田高下溝渠堤圩所宜與令熟計之而于人心風俗尤三
致意丹陽奸胥某爲令所黜乃偵他事謠詠之制府尹公將劾令先生
曰令固當去然以猾胥敗則長奸風非儆官邪也尹公深領其言民有
兄弟爭訟蔓引連歲不決先生導以天良使悔悟然後平其曲直俾無
相仇害旁觀並感泣武進地高苦旱爲穿渠引水並開德勝澡港諸溪
之淤塞者概連江橋以下田二十餘萬畝歲穫遂倍他邑瀕河低窪者
趣民築堤堰咸鼓舞爭先乾隆十三年夏米麥踊貴鄰境騷然而毘陵
獨得晏然無事先生嘗言吾蹇鈍百不如人惟此拙誠爲民之心早夜

矻矻則鎮常人士皆可與知方思規畫社倉興復東林書院而去職矣
其官鎮江時奉大府檄審常州董守徇張紳爭田獄先生訊知張田鬻
人已久贖之未當而誣買者用賄行求事左驗無實所引證行求吏人
反言其意皆出自董守覆上董旣罷黜制府將以先生改調常州先生
旣面辭復爲書陳請其略曰毘陵領邑八屬較京口增倍而治辦易於
京口此一轉移皆外吏求之不可得者況職在屬郡東西南北惟命之
從是於人情旣不必辭於分又不得辭而某顧名思義通屬知府獨某
爲萬不可膺此調者日前常州之案兩院會疏曰商之撫臣交與鎮江
知府黃某查審是常州府之參劾事由鎮江府審訊夫糾人之奸而卽
代其任雖奉命自上而自顧亦何以御僚屬對百姓知愛如公惟恐某
在官少有疵玷不獲成全豈令某居此嫌疑之地也語甚懇至卒不聽
且令申理前案已而張紳坐籍沒先生時行部江陰聞之愕然莫識其
由而董張兩家騰布蜚語歸謗先生先生亦不與辨其在官也日閉閣
理民事于大吏同僚往來及縉紳就見儀文疎闊至是無爲分解者雅
公初撫蘇以江陰署令不謹事牽連劾議鐫二級復守常州先生固辭
引退雅公遣僚屬稱引古義相責謂初有嫌隙後爲莫逆如蕭曹郭李

范文正呂許公皆是也前惑已解不宜更存芥蒂陳請再三不聽去在官一月而制府黃公又奏罷矣其奏罷也以巡部冒支夫役屬縣代買食米爲言先生坦然聽鞫羈吳二載未及成讞而先生死矣先生家故貧內外官十三載無分寸積落職後薪米將不繼先生不爲念日杜門著書自得毘陵士民咸怪黃公去官而貌加豐云然體素羸事無大小必竭思慮坐是益勞瘁年未五十鬢白齒脫可痛也已先生爲學探原六經下及宋元明儒先書尤愛念菴語要意在兼集眾長歸於自得而蘊蓄淵涵不露雖素所知交及從遊之士非久與處莫能知也平生友無妄交語無妄發律已嚴而待人恕獎誘後進惟恐不及常念人才衰耗皆由師友道失英俊之士往往斲其根株苗已壞而冀其秀實難已與人言學以適用爲貴定其志恢其識鍊其才斂其英銳而固持之庶幾其有立乎又論讀書之要曰聖賢備言之矣闕疑逆志論世知人三者失一不得謂之通儒而研心經訓尤爲簡切諸子文集浩汗如取金于砂礫功多益少耳先生爲文不炫奇示博而意理妙遠古質醇龐使人味而彌旨所著有春秋四傳異同辨靜子日錄南莊類橐若干卷居吳時所自集也輯成後數月卒于邸舍時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三娶羅氏子二光理光琮女二先生少從梁質人先生遊而友高守村彭祖硯涂贊皇于岸兄弟于古今制治典法損益廢置得失之由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要在宜於今而不失古之意故觀其外退然若無所能及與之擘畫事理動中窾會乃連蹇一郡杖屨挫折不得展其猷爲其所表見者特其小焉而已且橫被口語抑鬱以終豈非其命也先生既死越二月雅公奏覆徘徊嗟惜且令屬吏善歸其喪云奉直大夫王公夢弼合葬墓誌銘郭善鄰公姓王氏諱夢弼字代言號惕若其先杞人明洪武中遠祖以從征功授世襲指揮使歷傳至有道爲有力者奪東徙商邱遂家焉曾祖父承印祖父某妣陳氏其繼黃氏父德宏以郡庠入國學妣戚氏自公既貴祖父父並以覃恩贈文林郎浙江鎮海縣知縣祖妣妣並贈孺人公性沈敏讀書能解悟意度深遠無疾言遽色內行修飭少抱羸疾久不愈然不以廢學自經書性理旁及理學名臣諸書下逮參同陰符之學皆通梗概心思所到往往造其深微雍正六年由選貢入成均御試得高等應舉北闈中已酉科鄉試副榜引見發浙省試用渡黃河誓曰驟蒙拔擢當殫心圖報若受賄賂徇請託

有如此河既旋里丁繼母閔孺人憂服闋赴浙委署金華湖州兩府通判事遂昌富陽孝豐三縣事乾隆三年題署處州府青田縣事滿考爲真未幾以治最調補衢州府江山縣知縣任滿以治最調補甯波府鎮海縣知縣公莅職簡靜功令所在奉以周旋惟謹遇事有執持機務紛錯神恬氣定從容擘畫動中窾會其爲政愛民禮士重風教存大體嚴號令慎出納鋤奸頑撫孤弱如開青田鐵禁令民得陶冶取給設法勸諭江山紳士畜婢者各以時遣嫁俾無失人理及兩抗守憲窮治麗水僧崑巖江山大猗陸上章等事有可以宜民厚俗者爲之必盡其力諸邑口碑具存可考也浙民生事素薄歲饑流殍滿野公先任江山以旱災報得帑金七千兩以賑其民既鎮海災益劇公力請撫憲具題且懇借帑金萬六千兩量給富商周迴易米使商人私其贏而以原項還官得外境米三十餘萬石米價以平比賑恤命下公悉心經營災民無所遺而奸民不得冒上臺頌其法爲賑式民賴以全活者無算邑境當海衝所恃惟捍海石塘歲久傾圮風激潮湧居民惴惴不自保上既允撫臣議發帑重修公被委綜役事精思博訪懲前毖後更創新

製令鑿枘相銜鋼以稠灰千夫合作所以分畫約束督察激勸之法具備越四載始訖工塘成堅厚密緻爲東南巨障公久歷浙中所至以清幹稱而致力於民既艱且勤惟賑荒修塘二事績尤著詳具浙人所撰生祠碑記中計典行制撫兩以卓異薦並蒙部覆引見未幾又以海疆俸滿例保題推陞雲南姚安府姚州知州尋復於堪任知府案內另疏保薦公奉檄北上邑人泣送者以萬計到里門親賓咸趣行謂此去且得優擢公慨然曰宦浙二十年嘗恐上負國家下負所學而競進不已乎遂引疾乞休撫軍爲具題得旨以新任職銜致仕公治家寬而不弛骨肉燕聚油油如也與人接深自斂抑有負者以情恕之未嘗校里居五年日手周易性理程朱全書及陶靖節詩恬吟朗誦綽有餘味時錄其語以資觀覽疾亟猶惓惓以延平先生行狀開示諸子嗚呼其所會心者深矣公生於康熙年月日卒於乾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配謝氏副宋氏子男五女二孫男十女八人銘曰

不攫其靈不墮其庸不湛其盈以恢厥聲可謂勿誼所學而無忝於循吏之風矣揚之水白石皜皜闕此幽宮萬古是保

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錢公之青墓碣

陸耀未錄

錢於江浙間遠有代緒在震澤者尤以孝謹績學著其施於官亦切要公勤與巧吏所為者異余交大培及見其先人數峯先生之政事故辭而表之先生諱之青字恭李數峯其號也宋開國公愷裔孫四世祖穎遜曾祖夢卜祖霑皆載邑孝行文苑志中考楷早卒先生為遺腹子生而孤露卒能自立乾隆丙辰舉於鄉充咸安宮教習期滿得山西甯武縣甯武介雁門友同之間明末遇亂賊李自成之亂總兵周遇吉闔門殉難史言城破巷戰以死先生徧訪故老乃言危迫總城語賊獨殺遇吉以全百姓賊脅降不從磔死百餘年來未入祀典屢言之上官請於朝竟得如例輿情大悅調榆次修復水利增築清晏豐樂諸堤保障田廬有疑獄不決夜詣關帝廟虔禱縛囚於前夜半囚自吐何不實說遂吐實人以為神陞朔州州自併衛於州人皆土著而額賦相懸猶仍其故方顛請立法均平會遷保德未就貽詩後任引為缺憾保德城臨大河怪石夾岸地有天橋尤嶮絕木商浮筏至此觸石漂解無賴乘機剽掠往往為患又外接蒙古人馬經行山巔雨久路絕則舍陸從舟覆溺相隨先生擒治草竊開鑿峻坂行旅賴以安全方金川用師時或議勸

民輸饗先生持不可曰無事會君之祿有事即派民閒耶歲餘川酋款服軍需悉發帑金人盡感服自榆次後三遇軍興資糧駝馬無闕於供百姓高枕安臥不知大兵之過境其政事卓卓皆此類乾隆五十年乙巳大培將為學博過余長沙官署去先生之葬二十餘年矣念此後無復有及見先生之人能道先生之事者為之文使歸而鐫諸墓道之左

穎州府通判呂君轍墓表

劉大綱

呂君名轍字天衢其先世家汾州祖廷弼始遷澤州之鳳臺廷弼子成章成童子黃鍾萬懋乙丑進士任山東兵備道後以死事事載明史次子應鍾贈儒林郎是為君高祖君幼喪母年二十三父卒於津門君扶櫬歸哀毀盡禮奉養大父能得其歡心與諸弟友愛無閒家事一以付其弟已無所問既壯以入貲選通判江南池州州多火災君為經理水箕水桶械器備具救火之夫綱資給食人咸歡躍奮往爭先火止災息青陽石埭大水漂沒民居瀾漫道路君請發粟賑給飢餓孽晝周至民氣以蘇越二年署理五河縣事縣民強暴致婦縊死獄久不決待公而平還署池州同知明年署廣德州廣德租稅佃人輸官田主不問故多逋負君曰富者坐擁其貲而貧民受笞督之苦何以吏為為陳利弊陋

俗用除值

皇輿南幸檄治芻餉恩賜貂皮緞疋越二年遷判潁州潁州多盜黑夜劫人橫行巷陌莫敢櫻當君徧視履見街皆石螿下令潑水時值隆冬水凍石滑乃飭役捕獲履往偵有迹號呼盜蹙以顛次第就禽窮其黨徒民得安處明年再署壽州州民吳姓被殺野田莫知敵警株連逮繫殆數十人君召里民畢會田閒熟視一人曰彼殺人者訊之果伏又明年署滁州有頤鼠日夜羣行嚙傷禾稼君設機法盡捕滅之未幾大水君加賑救一如其在池州乾隆二十一年監修鳳陽城正月三十日卒年四十有九君在潁州時嘗以事抵通州又往貴州江之南北跋涉幾徧其山川都邑形勝阨塞與戶口之繁簡風俗之淳漓能一一指陳使聞之者皆如目見故所至以材能稱而尤為方伯高公所重及其沒也高公尤痛惜之君磊落不羈而負性精勤賓友滿座飲酒終日而事皆辦治與家人書字畫皆楷正好讀書遇古人美言善行手寫成帙君之曾祖諱大武授儒林郎祖諱紹端授文林郎父諱寅歲進士贈承德郎潁州府通判母梁氏贈安人繼母袁氏封安人以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葬於鳳臺太平里之柳木溝余與君之長子仁慶交仁慶今

為休甯巡檢為余道其先君子之治行如此余因次第其語俾以表其

墓

衢州府知府林君明倫墓誌銘 朱珪

林君穆菴卒之明年其弟明佐迎喪來京師請其同年友朱珪為之狀且請銘以歸誌其墓珪惟不能為古文辭懼不足以表吾穆菴而義又不可辭乃以狀屬之家兄竹君而珪誌之君姓林氏諱明倫穆菴其號也先世自漳浦遷廣東之始興傳十世為君祖先瑋馳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生高品君之父也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君少好學初授左氏傳輒以意首尾聯綴之作數十大篇以觀其文章事跡之終始蓋已有志于為古文乾隆十二年君二十有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年官翰林者建甯朱仕琇業古文君居館中日與之劇礮以為揚雄韓愈復出不易也居三年仕琇外授去君獨深思古文所以明道不如求其本乃盡讀宋五子之書而反之孔曾以為確然獨有得也時其心所可者與之言不則噤然同年安平陳慶升金匱秦朝鈺兩人最心折之而珪好與之辨論穆菴不拒也十七年冬授編修明年記名以御史用秋奉

命主山東鄉試時仕琇以夏津令充同考官以故所錄文往往有古法十九年夏出知衢州府君之治衢也決然以教化爲必可行以禮一民之吉凶賓祭不得妄有期會衢俗婚則招搖酌飫于道誇豐嗇相闕喪事以布帛賄弔客梵唄闐闐歲春秋奔走輳九華媚神求福禳者皆一切厲禁之修正誼書院閒則至講堂進諸生而牖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詩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初歟未信久而翕然曰太守愛我太守賢終其罷去迄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歲旱君爲文禱于仙霞嶺及所爲石將軍者曰知府有罪旱魃殛我無虐我民已而果雨郡或有雨霤災則親徧視鄉縣計畝戶上報無漏嗚呼君所爲盡心于教化誠于愛民者歟然君性介而多恥見上官則訥貌不似能吏二十一年冬遂以才力不及奏罷去例降調者當引見其明年秋來京師君舊有咳血疾至則病甚遂卒前卒之日珪往舉其帷視之張目曰死矣命也無他言願其僕下帷若不忍視予者嗚呼可傷也已明日五更珪當朝別去朝罷趨而往哭之于牀蓋君以夜半死矣君初來時珪夢獨騎而過君至門則聞君死入哭之君蹶然生瞪目視予珪心惡之是日也珪急獨騎而往哭君視之瞪目如夢翼夜珪

手斂君視之終不瞑嗚呼可哀也矣貧無以治喪發其裝官翰林時敝衣數襲而已守三年乃不增一衣嗚呼若君者可謂廉矣君來時珪固索觀其文許諾未出示予比君死而得盡讀之然後知君之于文幾于道不悖于古也君卒一月而仕琇以改教來京師刻其古文朝鈔爲之傳君深目而削下多眉鬚廉靜猥潔勇于自任于道未知其所至然其志決不爲僞君之言曰行百里者至則倦焉非夙也志在百里行千里者未至則不止焉非勅也志在千里然則君有千里之志者惜乎其死也君生于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卯時卒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某時年三十有五娶張恭人生子洛瀄瀄爲君弟明回後女子一君著有學庸通解讀書邇言古文詩制義若干卷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銘曰

孰強其志而弱其躬嗇于厥年聞道則豐死而克存視此幽宮

平番縣知縣牛君運震墓表

孫星衍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

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
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厯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
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
貢生天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
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
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
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
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
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
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
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願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
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
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
鍾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督濬
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邨民輸糧苦轉
運費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論問所苦民請以銀

代糧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
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
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
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
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
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
耨或稱貸販褐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
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雩雨九龍山立應
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
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
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芟舍於三縣之中
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微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
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
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
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入輸
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戟門掠居民商賈督撫

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
為援令城內捋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
凶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
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
撫前受萬民衣事劾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窘
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皋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
灞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金石嘗
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為空山先生君在河東
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
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
師貧死為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不為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
事雖鉤棘莫不辨治兩為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
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
十二日捐館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邨之
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
千人君德化所致也配范孺人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愠色及卒後

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
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日合葬于君墓子衝鈞孫
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乃為銘曰

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徵

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鄭虎文

雲南永北府知府袁君德達傳

袁君近齋用乾隆辛酉舉人中壬戌金姓榜進士試刑部大司寇張文

敏公材君子提牢提牢滿歲即真授主事既免考察君遽得之疑為私

人時副都御史仲公永檀以言事下獄病篤君據例請文敏以仲病狀

上聞俾出獄視疾仲故君座右文敏用以誚君君曰此刑部例也以例

請是提牢職非私仲故當死死亦可於獄獨刑部不可違例死仲於

獄由提牢提牢亂刑部法刑部亂

天子法某何人將恐有任其咎者文敏不應亂以他語同列皆引君衣

令退君端立不動爭益力文敏大發怒去而仲竟死於獄是時君直聲

聞京師君方質有氣當義則奮劬躬燾物一於誠仁既為刑官治律例

如治經搜逖疑互離厖會紛雖鼓劇促數橫豎鈞貫吏不能欺以輕重

用是奏獄同官必推君草章草章俗謂之主橐主橐者必議橐於堂上
與堂上官相可否俗謂之說堂鬪捷市聲賢能者所爭也君則主橐而
委說堂於同官之爭為賢能者或咎君奈何不自為計君曰死獄至刑
部十不一生吾欲生之而專其功爭者必求殺之是彼之決於殺吾成
之也今歸彼以功彼樂以生人為功且助我吾之自為計不亦善乎君
守是道不變人敬愛之無論識與不識相語咸稱夫子無字君者他有
疑獄持不相下得君言立解多所湔白余嘗為君作趙孝子歌孝子定
州人名如壘幼時仗殺其父既長積十五年母死葬遂殺仇詣獄就死
吏以故殺論抵事下君司君為做駁復仇議上之孝子得減戍其出人
於死類此大吏倚重之歲秋審率屬君總其事庚午充順天鄉試同考
官稱得士今某部員外郎顧君懋德廣西左江道秦君廷基皆出門下
在刑部首尾十年累官至郎中出為雲南永北府知府永北治金沙江
外萬山中無屬縣民獠錯處貧瘠頑悍禮教衰廢其俗無子子婿不立
宗法奴婢之異主者相匹偶各役於主如初不共居室夜則就婦宿生
子從父生女從母役屬亦如之乖離忿怨毒聲流聞君至則理論法禁
俗立丕變羞前之為疏渠墾荒省耕贍農興學勸士口煦手摩如母母

子削衣貶食絲粟不染居二年郡無遺便大吏某徵金無以應怒使某
官假他端來陰刺君事毫毛無所得歸白君治狀大吏慚服行薦君會
君丁繼母憂諗其貧資之以歸歸作東歸篇今約其述治永北時事載
於篇讀者可以知君矣其略曰滿目荒荆榛山城一壺繫縣隔金沙外
誰復思撫字地僻雜夷獠生獠多猛氣利乖父子恩詬誅况兄弟族亂
宗法亡無子子贅婿錮婢囚眾離生子非伉儷濟濟膠庠英耳不聞六
藝吁嗟俗如此掉首不忍視疲氓似巢禽板屋架巖際二月春雨生耰
耨兼妯娌樂歲一飽難身無完衣衣甫釋行李艱又對此凋敝龔黃召
杜賢才薄何由繼鬱結摧心胸設施慮無自為之浚故渠宛轉引灌溉
為之營始耕開倉給廩餼為之平舊征銖粒必親涖為之董塾師訓課
依傳記時復慮因餘親指六經義放衙行田閒勞勸不辭瘁譬彼蠶三
眠温厚以為飼又如病起初藥石忌猛厲綢繆二載中稍稍起顛躓嗟
哉風木悲北堂凶問至方寸既已摧何能復談治君初在滇病溼既歸
以哀毀勤瘁時復作劇服闋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未行竟以是疾卒於
京師年四十有九君學有體用可用康天下而窮於郡符又無年柳州
所謂萬不試而一出者也悲夫君諱德達字信吾近齋其號先世居江

西之南昌自宋南渡遂世為浙東鄞縣人也

又雲南永北府知府袁近齋先生墓表

秦瀛

浙江袁近齋先生沒三十六年余始識其子鈞應

詔首舉為孝廉方正鈞彊志勵學困諸生久而先生則世所稱魁然儒者且賢大夫也鈞以先生既葬而墓道無文乃謁余杭州而出秀才鄭贊善虎文所為傳乞余表其墓先生諱德達字性三一字信吾近齋其號甯波鄞人袁故鄞名族其先有鞠邨先生士元累膺薦官國史院檢閱士元孫尚寶卿忠徹益顯於時祖茂啟父鰲並贈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妣陳氏曹氏黃氏並贈恭人程氏封恭人先生以乾隆六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試刑部時華亭張文敏方為尚書才先生授主事會副都御史仲公永檀以言事下於理病亟先生據例請文敏以仲病狀上俾出獄視疾先生故仲門下士文敏用以請讓先生力爭之文敏卒不應而仲竟死獄中由是先生直聲震朝野刑部例凡奏獄必推一人屬橐同官以先生熟刑律輒屬先生先生既主之而委同官之號為賢能者陳之堂上官或咎焉先生曰刑部多死獄我欲生之而自為功忌者必爭之今以功歸彼彼且助我時有趙如勳者定州人也屬先生為直隸

司郎中而如勳有復讐之獄先是如勳父和被其同姓趙簡者毆斃簡論抵越十五年而如勳殺趙宋詣有司言宋實同簡毆殺其父而屬簡獨承宋得詭免如勳弱從兄趙欽錫不平嘗控宋以誣論徒稍長母為言狀母死乃竟殺宋而詣獄就死有司當如勳斬先生為倣復讐議上之如勳得減戍既而出為雲南永北府知府永北在金沙江外萬山中夷獠雜處其俗蠢蠢頑悍無禮教人倫乖廢父子夫婦莫辨民極貧地獄皆不知治先生至親教之畊疏墾灌殖如內地又興塾學以開其子弟俾曉倫理境內蒸變羞前之為大吏某者徵金於先生無以應怒令人探刺官事不得大吏慚服將薦之而先生丁繼母憂歸服闋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未行卒於京師年僅四十有九余嘗謂古之治獄者無不原本於經西漢多通經之士其治最為近古非如後世習法家言但據律令剴斷生死而已甬江尚儒術先生官比部深明律意傳以經義用能平反冤獄及為二千石煦煦懇懇教民成俗綜其生平不怵於勢利不為時風所動搖蓋其得於學者深而惜其施之止於此也先生卒以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娶陳氏與先生同葬於鄞之西山前

魯子一卽鈞遷室洪出

又故朝議大夫永北知府袁公傳後記

羅有高

乾隆初有賢大夫袁公鄞人也四十年夏有高將縱游天台亏剡中
逢不若而羈反僑鄞識大夫之令子袁鈞以是得備知大夫修已從
政之蹟魁然盛古儒者也前翰林鄭先生炳也辭大夫家傳義法負
美不可梯卽乃別爲記與傳中事語頗互有益損書藏之爲私鏡楷
焉而再書一本歸諸鈞

初大夫爲諸生時授經同里生家艱僮婢夜奔就大夫大夫拒之力婢
沮而慙則好謂之曰若幸自檢我終不告人明日堅設它辭以去晚年
始與恭人說鈞是以知之大夫旣官刑曹貫輒成憲勇亏求人潛利害
毀譽及一時風氣揣摩避就之端漠不省而憺怕遐遜恥翹能亏同官
尚書侍郎憚其直倚其鍊事持平而廉白無目擠也同官樂其文無害
交慕而親敬之老猾胥畏忌若鬼神也本司凡有奏獄論駮大夫主稟
主稟者猶史記屈平傳爲令屬草稟也一司中得善主稟卽一方大小
吏不敢不慎獄不敢上疑獄嘗部卽一方民鮮冤抑豪黠民亦不得徼
倖縱脫大夫爲直隸司郎中時直隸總督以定州趙如勳獄上先時趙
如勳父趙蘇被其同姓趙簡拳而燼趙簡論抵絞十五年矣至是如勳

殺趙宋詣有司自言報父仇言趙宋實同趙簡毆殺其父而屬趙簡獨
承竟詭免是時如勳季十四弱從兄趙欽錫不平指控趙宋而曰誣告
人論徒及長母婁婁言趙宋切齒如勳痛入骨母老弟幼自禁耐今母
已葬弟能食力矣乃洩敢歸死有司當如勳斬大夫駮之曰該督慮是
獄情未得尙疑遽質擬非詳刑弼教之本義也此案題結久已十五季
案內審明無干之人而該犯畜謀狙殺口傳報仇其趙宋同毆致死之
語僅屬該犯一偏之辭出自其已葬之母之口無別證左承審各官曾
不察覈該總督亦遂依違奏當意謂乃按本律擬斬輕重適等奚俟淡
比不知殺人造意梟在不赦而爲父報仇情則可原以不赦之梟傳可
原之情使將來秋審倖邀矜恤暴而逸誅何以懲後且聽其飾詞未覩
其真或凶狡姦民而與天性激昂奮不顧身之子混相景冒此閒誠僞
若不明白所關匪細若該犯供辭屬誠則舊案何妨改正該犯律有本
科應從寬典其或舊案並不差謬該犯亦實無它端止因母言痛傷父
命銜悵祗金一十五載至母亡弟長內顧失戀摺金堪仇束身歸法此
其處心豈可哀憫亦不應與尋常謀殺一例問擬刑本教理共貫同條
豈宜遷就轉致乖疎此案應令該督再行鞫究確鑿具題到日再議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獄再上報仇明白鄭先生爲佗定州趙孝子歌卽其事也子從鈞借得大夫刑部時稟本讀之銖兩釐秩各中其比歎大夫用心精密仁志條言輒頰首自茹謂不可企其後治永北才二季仁施益懋著呂服去官服除起爲廣鹵慶遠府知府將行卒亏京師惜哉永北雲南金沙江外叢山中其民獠犍襍蠢蠢父子夫婦莫辨治田蕪疏以故貧前使君大都獠犍之而巳大夫曰是非

天子赤子乎吾敢欺吾心自到隴上教之田教之爲灌渠教之爲蓋藏入其輶開其輶師入其室廬開其艾壯婦女令曉倫知善惡煦煦懇懇竟內蒸動若療得蕩若厭寐得寤於乎其爲盛古儒者何疑蓋盛古儒者之學已不自欺爲本已求仁爲功大夫之能不自欺觀爲諸生時事可見此其所已能求仁效之亏蒞官故綴聯之爲語首又聞大夫爲郎中平反口外部落一案所潛蓋五六千人大夫捐館時鈞幼文書多散脫無從稽而次之而竊深喟悵大夫之位與季不稱其施也大夫諱德達字信吾自號近齋卒時年四十九鈞敦敏有器識學于鄭先生嚶嚶三代古文之志年才二十餘大夫之仁流鴻遠不旣驗矣夫

湖廣寶慶府同知文林郎李公大本行狀 閩循觀代某

曾祖涵明崇正癸酉科舉人

祖其旦縣學生

考怡附貢生贈文林郎長沙縣知縣妣王氏繼張氏秦氏並贈孺人

公諱大本字立齋明初有十一公者始居安邱之峯山幾傳而至遷梧嘉靖乙未進士官大同知府又六傳至公公長沙府君第二子也總角時連遭王張兩孺人及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初應童子試卽爲學使黃崑圃先生所首拔厥後試輒歷其曹康熙庚子以副榜貢太學丁秦孺人憂雍正乙卯舉順天鄉試乾隆丙辰會試同考今宮保開公泰得公卷首薦主司欲抑置殿後宮保不可遂罷歸王戌挑選以知縣用甲子籤除湖北棗陽知縣試奏摺

欽取一等四名改湖南益陽縣縣人不知蠶公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云邑多山有巨猾謀開礦以利啗公公吐去之因陳開礦之害於上官請勒石戒後乙丑調長沙長沙俗詐而喜訟公至多雪誣枉又白昭化二牛生之冤初二生與鄰人黎甲相惡甲有心疾自撞戶扉死其子控二生殺之二生誣服係獄三年矣其鄉人有爲之訴於上官者使公往鞠公廉得其情單訊黎子百端自昏達旦伺其倦極假寐遽呼

曰黎某事已覺何誣他人遂瞿然應曰實撞死二生遂得白去昭化老
幼藪香送者數千人丁卯考績爲湖南最

詔以知州用撫軍某公以地要請留三年辛未遷署寶慶府理猺同知
所治長安營其地多苗苗性好疑而易動公撫之以恩結之以信皆帖
然懷服通通水峒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僧貌似圖緝叛逆
馬朝柱之黨吳方曙刑訊誣承訊朝柱所在又妄對在通通水峒志隆
以告廣西巡撫定公長定公既馳奏即帥兵至長安邀公同往搜捕公
曰僧言真僞未可知大兵猝至苗必驚駭恐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
禽之未晚也既而知苗僧之妄以語定公定公疑未釋欲帥兵復往公
力諫乃已後

廷訊苗僧果誣人皆服公之先識苗民嘗少食日夕呼籲暮然公多方
振貸又謀廣其生產請於上官曰伏查丸峒苗猺沐浴

皇仁久已向化唯橫嶺峒係逆渠所居之地勦除後安插逃散餘苗在
事文武惡其人遂薄其產每口授田三十積及四十積不等每積上田
可獲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以中田率四十積者獲米二石三十
積者獲米財一石五斗耳此峒之田又最瘠其稍腴者盡與堡卒極惡

者方授餘苗歲入不足以自給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劬蕨爲粉以苟延

歲月年來生齒繁衍資用不足又材木漸竭米價益昂饑餓愁歎深可

憐憫苗民馴則人怒則獸坐視其困而不爲之所恐不能相安而無事

也查原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饗奸

良不一屢經淘汰請於苗民中家貧而口眾者稽核存簿遇有漢佃應

退卽以存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如此則以苗地養苗民而兵饗

亦無所虧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撫軍桂林陳公見之曰真

經世之言也將因北觀面陳其說旋改督兩廣議遂寢是年夏實授本

官攝篆靖州丙子攝桂陽州署本府事公逾五十始仕久歷繁劇精於

吏事識大體故所至以能見稱而興除多遠圖已卯考滿題請升授知

府偶病足卽解組歸公性朴素自奉粗惡有人所不堪者而好周恤困

急雖傾其有不顧也少師事邑中馬漢荀先生而以其宗老進士濠孫

明經自務爲友三人皆鴻生老學公與之往復上下其議論故經術文

章具有家法所著芝林全集若干卷南楚遊草四卷長沙縣志六卷進

士明經既沒公皆手訂其遺書刊刻行世以乾隆辛巳十月十五日卒

子男二笏太學生絳嗣兄大木候補主事女子四孫五人于臨于保諸

生于京諸生于密于星孫女二人遺命勿作行述及求墓誌文字且曰
子早失怙恃未克盡心立身無本其他又何足稱笏等受命唯謹子按
公政事卓卓庶幾古之循良太史編錄宜所必及公雖抱至痛不欲以
他行自炫耀然有勞於國有愛於民不可得而沒也故略舉其大者著
於篇謹狀

碑傳集卷一百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四目錄

乾隆朝守令上之下

盛先生支焯行狀馮浩節錄

秦倬傳王昶

劉先生作垣傳張澍

李君炯傳彭啟豐

奉政大夫崇祀鄉賢祠張君宗文傳李宗傳

山東長清縣知縣朱君懋德墓表王昶

邑侯王公兆鼇編審碑記李建

劉青天大紳傳劉鴻翱

文安令姜侯失名異政記陳浩

平遠州知州降補常熟縣丞王公德屏傳廣東通志

河南開封府知府茂軒張公元林傳曹錫寶

鄖縣知縣李先生集墓誌銘丁子復

湖南岳州司馬顧君濤墓誌銘鄭虎文

奉直大夫隴州知州鄭君大綸墓誌銘彭啟豐

又隴州知州鄭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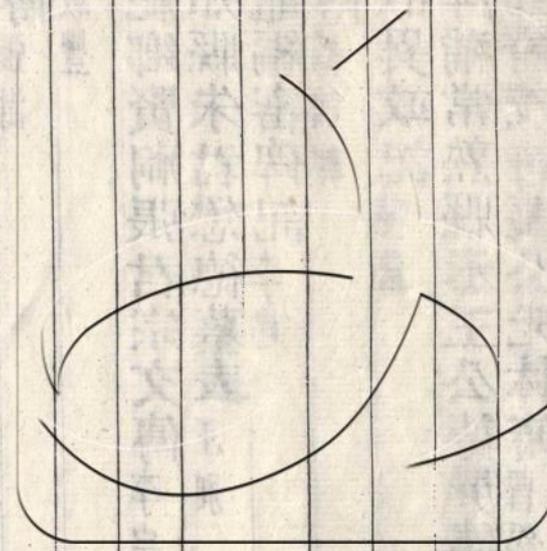
杭世駿

金華葉先生新行狀

魯仕驥

永甯知縣魯公成龍墓誌銘

魯仕驥



碑傳集卷一百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守令上之下

盛先生支焯行狀

馮浩節錄

先生諱支焯字賁園晚號菊畦姓盛氏浙之秀水人先世有元代提舉

司諱轅是為居墅涇之始祖十數傳而為五世祖諱萬年創宅於聞湖

至祖考諱民譽分居郡治北郭之香巖浜科第蟬聯族日以大考諱楓

安吉州學正博學敦行仁慈孝弟而義命自安著有文集詩詞稿嘉禾

徵獻錄子八人先生其次也少偕兄弟恪承庭訓每夜闌徹膳侍立兩

旁誨誡深切浸灌於心耳加以刻苦自勵早通經史及唐宋諸大家詩

文與竹垞朱先生家為戚懿及聞緒論以博其業孝友之行根諸家法

大得學正公歡心康熙丙戌補博士弟子未幾丁父艱雍正癸卯登賢

書三上春官不第乾隆癸亥奉

命簡發粵西攝容縣橫州傳授貴縣踰兩載調天保旋丁繼母艱服除

補河南葉縣又三載餘引年而歸先生持躬恪謹未嘗有跬步之縱接

於人也盎然太和絕不以才智自炫筮仕時年已六旬矣人多以吏職

難稱爲先生慮乃先生包明敏於和平練達既久定識定力不翳不撓
事無後時功無越畔適盡乎分所當爲而止應對上官始終以樸誠將
之自述有曰余無榮身肥家損人利己之念故言無囁嚅肝鬲盡剖以
是上官之易直者一覲面遽相傾倒即駿厲而盛氣以臨者久之而亦
心折古所謂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非先生其誰與
歸貴縣僻遠先生泣官鞫獄不事刑求必旁參遠導以得其情當在葉
時上游之契合殊不如在貴而舞陽有實死于水而謂丁二妮毒之者
裕州有黃得都致李王氏自縊而得都幾脫然無累者皆屬先生覆勘
不冤不漏先生自言以情理斷百不失一故上游終倚之以成信讞焉
貴縣地廣山深城以外狼獾猺雜居之直北名五山與武宣接壤所稱
大藤峽王陽明先生用兵平之者也明中葉後率調狼兵禦寇所至淫
縱莫敢抗地勢既險要可恃俗又多邪魅貪暴性成寬之則慮其養奸
操之蹙亦足以兆釁必嚴威怵之恩信撫之懷畏交結其中心庶可爲
久遠救甯之法推之黔滇楚蜀諸土司境罔不皆然先生所爲備誌其
形勢性習卽一隅而三致意者也先生弟熙祚浩祖少司寇公壻後膺
司寇公薦知廣東龍川縣事先生之未仕也司寇公牧膠州延以授浩

之叔父經迨守廬郡督江蘇糧仍館焉而浩亦受業今叔父已晉楚南
中丞浩薄宦京邸不敢忘昔年之訓示又課同里朱宣朱耽昆季在京
師課王孝廉德綸生徒僅十餘人歷歲則已久實以循循善誘情摯而
功密故相依不忍舍非如薄俗之徒用優閑歲月爲也師道之立亦惟
先生無愧應丁卯科江南聘充同考官得士七人成進士者二先生歸
田後歲時拜掃輒涕泗潸然龍川公先以病歸衰年兄弟友愛彌篤繼
而迭抱鵠原之痛先生壽獨高指授季弟及子姓輩多蜚聲庠序年七
十外手猶不離書帙攷古訂訛微茫必剖以姪孝廉百二能肆力於學
與之論究義理名物神明無倦嘗手輯小冊名曰備忘凡所藏書雖不
富要皆爲善本彙先世文稿尺牘圖印一切手澤所存附以當時友朋
陳元嶠李元白朱文恪岳石帆諸公往還牋簡寶藏篋笥暇卽展玩愴
然動瞻溯之思學正公悼同鄉故家之漸替創爲徵獻錄未竟而沒先
生更稽之正史泛覽前人雜著名姓譜牒補苴參校用心垂三十年成
書六十卷一郡之先達森然炳著堪爲史傳羽翼又承遺志重輯家譜
有詩文制義稿若干卷並藏於家先生於辛未歲恭遇覃恩敕授文林
郎而學正公吳鍾兩太孺人先膺龍川縣封贈惟生妣楊敕贈孺人先

生生於康熙甲子歲八月二十九日卒以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八日壽七十有九配陸氏先生老而無子爲文告家祠以兄子百晦爲嗣孫四世純庠生世繹世緝世錦爲龍川公次子百朋出幼失母先生命側室朱撫爲己孫而百晦幼子世緝亦命側室陸撫之各授以產蓋以楊太孺人止己一子而乃艱於嗣中心含痛故欲獨子多孫藉以紓遲暮之慨曾孫一善源先生父兄皆耐葬始祖墓先生暨陸孺人亦築壙于旁耐以二側室捐田益祭產兩次增葺丙舍人皆知先生仁孝之思而餘意更有在子孫宜微會而永念之也謹狀

秦倬傳 王昶

秦倬字天采寶山人乾隆十五年進士選雲南江川知縣留心民事抵任後陳于上司云查江邑賦役全書載民屯田地五百二十九頃七十一畝每年額收條丁差發漁課溝課鈔銀一千八百三兩秋米一千五百七十六石九斗地土出產南豆大小麥苦甜蕎水稻穀目下雨水充盈田禾暘茂某督其勤于芸耨以期秋成豐稔常平倉存穀八千四百九十四石零奉某文出借乏食農民穀二千五百四十七石已于五月二十九日開倉均勻借給民食有資而各社倉存穀三千五百六十石

五斗前署令已於春仲具報出借二千二十二石七斗以濟籽種現存一千五百三十九石八斗加謹收貯無虧惟水利民生最關緊要縣轄如海西鄉地勢低窪卽西山鄉亦時慮河堤衝決應令農民隨時疏導修堵近城田畝惟賴東西二河綠河高田低易於沖壓前經設立壩頭巡查擬於農隙時督夫修堤又舊有官溝一道引水入城灌西北一帶田畝亦擬修濬再查海門橋爲星雲河洩水要口一有淤塞則縣屬古城海西雙龍等鄉並甯州虛于鄉每多水患亦應督夫疏修以興水利至于士習民風向稱刁而好訟某到任後據法懲創詞狀漸少免爲良善他如弭盜賊戒游惰靖地方而安民生尤某分內之事敢不黽勉供職保甲議云江川一邑在晉甯昆陽河陽新興甯州通海河西之閒係近省腹裏地方無深山大箐亦無銅鉛等廠幅員褊小分爲十鄉每鄉各設鄉約一人其保正視村落遠近人戶疎密爲差多寡不等如榮富甸頭牛摩西山海西古城上下雙龍普妙等九鄉皆漢人所居惟九寨一鄉盡屬猺夷無土司管轄被化旣久夷風漸變保正之法在在可行是以諭令鄉保將各村人戶男婦丁口作何生業并同居親族雇工姓名按照門冊詳細開報每戶給門牌一面卽照開報人數填載十戶編

爲一甲另給一牌其甲長按月輪當平時則稽查出入失事則分別懲
勸甲內之孤寡廢疾一體編查免充甲長畸零人戶附於甲末該鄉所
設約保悉仍其舊按年更替諭令各就所管不時稽查勿許通同容隱
戶口如有增減於歲底報明換給門牌不必拘定十甲聯爲十保之例
仍於因公下鄉之便留心訪察務期奸匪難容地方甯謐門牌所需紙
張在官捐辦以省擾累至於九寨一鄉每村大者數十戶小者十餘戶
各有火頭一人催糧辦公按年自行輪替其門戶各給門牌與各鄉相
同每村只須給一總牌卽以稽查約束責之該村火頭併該鄉約保正
毋庸另編甲長更爲簡便又申飭士子云江川僻處遐方書多未見十
三經二十二史有至老不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勢
必不能士倘潛心攻苦日取經史讀之自可開拓心胸讀書之法經爲
主史副之十三經闕一卽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
則先史記次前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且善讀史者不僅以史
視史凡詔誥奏疏檄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章歌辭之屬詩歌之祖
也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傳所載騷賦詞賦之祖也故熟於三史
則文詩騷賦一以貫之矣必待讀經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須讀左

傳以史記副之讀公穀儀禮周官爾雅以前後漢書副之此外如國語
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之文集與三國志以下
諸史擇其尤精粹者讀之然後反求其本出言爲經術行事爲經濟夫
而後可以爲

國家得人此縣令之兢兢爲諸生望者也其篤于教士如此知府李承
鄴由蔭生部郎以貴出爲澂江知府行查倉庫因供億不豐銜之遂言
其才力不足總督恆文劾罷之比去任同官釀銀爲助乃得歸歸六年
而卒年七十餘倬嗜讀書自記平時所讀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卷內
記憶者八千餘卷著有三餘前後集一百三十卷惜無傳之者

劉先生作垣傳

張澍

先生氏劉名作垣字星五武威縣人乾隆丙子舉人辛巳進士宰安徽
舒城縣縣當通衢有司日急供張多不暇謀民事先生性果決善折獄
有訟牒攝兩造至不問所訟事先以道理開諭再三然後訊覺端靡不
輸情悅服最惡濤張堅不吐實者痛懲之久之民知官之廉平而明敏
也則相稱曰劉頗黎遷泗州知州以讞鄰縣獄挂吏議歸閔撫軍鶚元
嘗謂屬吏曰身入仕塗不脫書生本面目者劉泗州一人而已方先生

未赴選也嘗掌教酒泉書院愍學侶囿于時藝不知稽古乃量材質高
下日課經籍數十條听夕講貫弟子交相激發多博通淹雅之士科目
蔚興及罷職返里酒泉人復延之人文踰於曩昔旋主講天梯書院嚴
立課程不與以暇坐止語默繩以禮法稍踰閑呵責立至學者莫不冰
襟爲文恪遵先正矩矱以理醇辭雅爲的澗年方稚從之受業先生奇
愛之病其筆端縱橫常曰子才倍佳而文軼法度非時藝也會學使章
桐門先生將按臨先生謂澗曰子熟文選亦讀律賦乎澗對曰未先生
曰子急取律賦讀之學使至可考古也澗乃取家所有新賦湧雲全部
讀之六日而熟請先生命題作之先生賞其藻麗復訾其奔放已而學
使至涼澗以幼童與試名列第二先生喜甚謂澗曰子毋謂賦佳而甄
拔也學使憐爾幼故提獎之耳澗于是益奮厲迨成進士爲庶常改知
縣令黔中玉屏先生寓書曰古人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
鄉閭無夜召之征郵驛無夜行之吏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者以其不擾
民也余不患子之慵不事事而慮子之勤而多事也先生治尙綜覈而
其言乃如此澗覆之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疑不治本而務其末譬
如拯溺而垂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也淮南子云小人之治民如寢

關曝纊不得須臾甯澗不敢出此也卽子美之烈火安于之峭澗澗亦
審時量地不敢妄學也迨澗自蜀屏山歸而先生歿矣年八十有二澗
後南游遇舒城老宿言先生初宰舒城有兄弟爭產訟者各以財賂之
受其財不之理賂踵至仍不理兄弟又多其金賂之先生乃坐堂皇出
其賂呼其人至而呵之曰爾兄弟爭財是愛財也何爲以財賂官得毋
以財求勝乎然何能兩直也爾祖若父銖積以有此乃以飽官之囊橐
愚孰甚焉呼伍伯將杖之兄弟則叩頭哀乞願不終訟合財如故先生
乃令兄弟均分其金各悔罪揮淚去嗚呼此亦今世之所難矣所著有
周禮匯解左傳闡義二書大抵采宋儒之說而參以
本朝諸家于方靈皋尤爲服膺其言平實堅確不尙新奇可傳也子學
海庠生孫瀛亦庠生皆克世其家風矣

李君炯傳

彭啟豐

李君名炯字澹成世爲蘇州人父逢春早卒母顧太孺人教子嚴每課
君夜讀紡織聲相和達旦君旣冠補元和諸生乾隆元年以五經舉于
鄉十七年成進士居數年授廣東茂名知縣以慈惠爲政自奉薄嘗題
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不過一點良心士

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或牽連一二十人君案驗多縱舍所羈候才一二人而已所莅黃塘在山谷間暴雨水溢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指俸益之其生者爲起竹屋復爲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佐君頗通賄屬君謝遣之及是客府衙構君于太守遂以不勝任勒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于道作德政歌用金書采旗爲導有警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警曰貧不能得錦恐不當公意君曰服之矣警前捫君衣果布也則大喜舟過梅棗鎮商民張采棚設樂要君餞飲三爵後獻百金爲壽君卻之已而昇君徧歷鎮中曰公去矣俾鎮人一識公君既歸遂不出卜居靈巖山下野服條然未嘗謁官府時與及門諸子敖游山水閒晚遷居城中以卒年七十一

奉政大夫崇祀鄉賢祠張君宗文傳 李宗傳
君諱宗文字慕山西平定州人也中乾隆庚辰科鄉試出爲四川鄰水內江南充及甘肅渭源知縣擢湖南永州府同知乞病歸越七年卒年六十有五當任鄰水時民有毆殺其子誣鄰兒者詰之辯甚力君使各布手指按其傷長短分寸判然獄遂決一時頌神君云內江俗剽悍有爲害於鄉者眾不鳴於官擒之截其耳火其軀昔之治斯土者弗問也君明揭厲禁多方化導之俗一變其令南充也富商請居積紅花入稅君曰利於商不利於民吾弗爲也固請怒曰有復言者重懲之時大旱君步詣神壇宿手牒跪禱夜三鼓雷電交作雨大沛四野具足士民詩歌紀之君吏治精嚴而孝友根於天性父病禱於神乞身代年十五耳及之鄰水任母夫人弗安水土遣妻子侍歸書問往來無間旬月後以卓薦入都道平定母病有日矣公程不可滯留也伺少差疾赴京引見馳返奉湯藥月餘人謂數千里外違侍者七年一旦入覲過故里得視疾送終非孝感而能若是乎母喪哀哭濱死傷目久不瘳廬墓三年食果蔬而已自爲諸生至服官家事一委於弟終身無閒言歸田後敝衣粗食樂施予恤孤貧義行不可勝紀鄉飲以大賓舉卒之日士民上

其行於州府州府上撫司以聞於
朝請崇祀鄉賢祠奉

旨依議至今春秋享之

贊曰平定隸太原古所稱表裏山河者也其民多豁達尚義太史遷生
龍門友豪俊文有奇氣余所以樂與太原人交也君子四箴仕於浙性
伉直所至有聲言君莅官時嘗活命無算上官阨不以聞其事不可襍
於世余亦不能籍也至其質行治績厥用彰矣其諸歿可祭於社者歟

祀鄉賢使大夫國人有其矜式豈不宜哉

王和

山東長清縣知縣朱君懋德墓表
西安咸甯縣知縣朱勳余舊屬也以書來告曰勳之家世執事知之素
矣先府君在鄉爲善人任州縣爲循吏當世莫不聞其賢而連蜷偃蹇
以歿今謝世已若干年而卜葬亦若干年矣墓道未有刻文曷以傳信
於後敢以文爲請按狀君名懋德字調梅勉旃號也其先與徽國文公
同出新安明初始遷常州府之靖江文章名節代有聞人祖某父某皆
隱不仕君行三少而孝友侍父疾目不交睫者累月父卒析產讓財於
其兄比長筮仕得直隸完縣知縣時方大禩躬歷鄉村盡發社倉穀以

貸之民困始甦以出借過多奪俸七年勿悔也縣故多旗圈地昇平日
久佃民各附近開墾業主思奪之君亟言於上官請以圈餘墾熟之田
許民自首悉照例入於糧額升科而田則歸民執業一時首墾者至千
餘頃勢要無如何也縣歲辦蘋婆果解京物微任重君請咨部免其役
縣志久殘缺獨修輯之調長垣邑縣劇素以難治名君鋤強扶弱豪右
爲之斂跡境有太行堤堤生焚歲折徵解南河銀一千兩繼荆龍決口
淹堤草不生而額解之項自在累及原戶子孫君復請豁免焉遽公書
院膏火田五百八十畝爲有力者所占君贖回之歲收其租延師開學
以興文教未幾爲郡將所誣罷職事尋白謁選得山東夏津縣縣被災
悉發倉儲減價出糶民大悅縣有牲畜稅君謂牛乃耕畜詳免其稅徵
糧舊有合勺之零官吏藉以取盈君盡蠲除之著爲例調長清察民所
苦在辦解京之闊布雇運糧之腳費勸於碑盡除其累後長清復稔賑
例發米同僚憚於撥運欲代以銀君昌言曰饑民得銀不及得米之半
何惜費而不惜民遂撥米一萬二千餘石賴以存活者數萬人引疾歸
里造家譜置義田七百餘畝收息以贍族之貧者平生御子姪嚴整有
法交接親友則怡怡如也故無不敬而慕之卒年六十八預剋亡期朝

衣冠端坐而逝配聞氏封恭人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地之某原子三
長煦仕紹興府知府次照仕四川直隸敘永同知其季即勳也余覽東
漢陳寔韓韶諸人時稱四長咸以名德為世所尊浮沈下僚卒老于鄉
里豈其高風峻節弗屑以學術阿世故名位不克大顯歟而寔子紀仕
大鴻臚孫羣仕至司空韶子融官太僕豈非不於其躬必於子孫歟今
君三子均登仕籍勳尤以材俊見知於當事發名成業將昌君之緒以
大其門閭而勳以胚胎世德砥礪服官必能無歉於公慚卿卿慚長者
世之牧令望其松楸稽其事實當有感於君之愷德而卓然興起者矣
是為表

邑侯王公兆鼇編審碑記

李建

尚矣 粵自拜登受藏之典肇於周禮而歷代相因著為絜令編審之設由來

國朝稽古定制詔天下郡邑五年一編審以五年之內田產之興廢不
同徭役之多寡宜異均勞逸權輕重法至善也朝邑土瘠民貧而額丁
幾滿十萬每屆其時盡人懷規避之私念而奸蠹胥書復從而熒惑之
於是弊竇叢生遂至於莫可禁如賦役既有定額而戶之大者非苞苴

之私投則請謁之公行本宜多坐而反減者有之大戶減則弱戶益增
放富差貧古患之矣弊之一也三門九則原為貧富不同而設無如操
縱於長吏筆端之上下其所欲上一丁而供數丁之役其所欲下數丁
而無一丁之費況吏緣為奸無由窮詰弊之二也按地作丁朝邑之定
法然當官既以地畝起例而民間復照人數分派稍有更卸輒執脫漏
之律以繩之俾有地者脫籍而嬉無地者剝肉以補苦樂不均疇從而
問焉弊之三也縉紳衿裾及府史曹掾自難與齊民同數如果負郭有
田照例豁免一丁固其宜也乃有無地而暗包他業以沾優異此非貽
累窮簷之源乎弊之四也至於常住有地寄莊有戶緇流黃冠之徒託
言方外而不之任同華澄卻之氓恃在隔屬而不之承嗟我朝民能無
代輸丁徭之苦也耶弊之五也有此諸弊而卒莫之釐正者果民為之
耶抑或官為之耶夫朝固素多良宰第識不足者未免蹈常習故而不
知正即知之矣而才不及者又未免憂讒畏譏而不敢正究使拜登受
藏之典相沿而成頭會箕斂之擾噫嘻不知其幾何年矣今我邑侯王
公則不然侯滇南名儒也莅朝五載其美政洋溢雖更僕亦未易數適
值編審之期戶吏復以舊例嘗侯而侯弗善也細閱賦役各冊早已得

其原委與弊所由藥本特達之識出獨斷之才立畫一之法定以有地
七畝坐以一下為則諸無地並有地而少者悉不與焉未審之前榜陳
夙弊較如列眉矢誓神前不啻瀝血及臨審之際絕貧緣杜巧營邑門
之內無敢干三尺而賄免者是放富差貧之患無矣照地坐丁註以十
數且親裁自定毫不假手吏胥縱有狡猾誰敢上下其間是那移門則
之弊無矣遍召花戶溫語細詢使丁多丁少皆自了然而豪惡巨奸無
自施其欺罔是私派飛灑之弊亦可以無矣他如懲濫免貽累之弊則
清查占役而嚴禁包攬懲代輸偏苦之弊則坐丁常住而分徭寄莊此
其意何莫非為我縣之單赤計哉是役也辨色而興丙夜而寢風寒不
避心血幾乾專精其念慮以為之即頌聲流聞謗譟起侯亦兩忘之
耳事竣日農歌於野商歌於市士歌于學官下至白首黃童媿婦紅女
莫不歡聲動地咸謂我侯大有造於我朝矣而侯且逡巡謝不敏曰吾
何知有造吾第揆乎理度乎勢為爾曹立一均平之法以不負吾生平
之學問而不知當乎否耶有味乎言之哉於是闔邑士庶斬石鑿碑以
誌德意而更慮侯治行彪炳上大夫必列之薦剡倘且夕舍我遷去後
此編審復何所賴焉然不聞夫甘棠之詩乎愛其人則愛其樹侯即去

而美意良法俱在其為甘棠者大矣第願繼侯而來者遵侯之意守侯
之法則吾儕食福於一時者且將食福於百世矣又何患乎侯諱兆鼇
字東柱號曲江雲南甯州人庚午科亞魁秉鐸於師宗州其來朝邑蓋
由特陞云

劉青天大神傳 劉鴻翔

劉青天者名大神字寄庵滇之晉甯人以乾隆壬辰進士仕吾東吾東
服其德稱為劉青天云初令曹單二縣二縣固吾東財賦鄉公既至民
無羨稅大吏過境至不能犒從者大吏檄公代長山令漕將以困公民
聞公至擔負相屬於路不數日漕畢又檄公令新城又檄公攝朝城篆
舊令有疑獄公未能決以是劾公候部議公善書又長於詩是時待罪
厯下邑人聞公將去求書者盈門公日為書墨數斗紙數百暇則與士
大夫泊舟湖際鵲華山色遠映水面菱荷蘆港漁歌欸乃胸中浩然恬
適之趣盡寓之於詩初不知身之將遣也及部議下當流公即日就道
曹單民饋金饋贖公辭委之車中行過某地河決公盡用以濟溺民未
及流所新城曹單民復饋金贖公還嘉慶間河南撫陳公大文移鎮東
來舉廢吏之賢者公為首公至陳以憂去新撫授公冠縣冠多逋賦公

下車月餘復詣省垣辭職父老隨之請公回公謂父老父母無不愛子
子或違教如父母何父老頓首謝乃允其請土豪積賦不奉命公以
巡稼過其里招之來曰爾適無錢耶曰然則代爲償之至秋復使人謂
之曰爾又無錢耶曰然復典衣代償之其感愧終身無欠賦公在東久
知終不合於時欲棄官去大吏舉公卓異遷武定軍廳因以疾辭士民
送者雨泣皆呼青天
論曰己未庚申間先君以候補教諭需次省垣與公稱相契先君問公
施何德於民而民情如是公笑而不答臨別贈先君草書十二幅寄庵
詩草一函草書潑墨淋漓至今猶新余讀寄庵除夕詩曰剩有兒童壓
歲錢嗚呼有以也夫
文安令姜侯名異政記陳浩
文安令姜侯余同年友也莅官五載賢聲滿道路客有述其事於都下
者則曰文邑多水患姜侯嘗出俸錢築官堤有舊椿從地躍出聲如雷
又獲巨蚪之爲堤害者又歲早有羣蛙怒食蝗又有山雀數萬食蝗至
盡此其卓卓可異者余聞之曰是信然耶若余之知侯則有素矣曩者
典試閩中侯亦職司分校棘闈漏下四刻猶聞琅琅讀卷聲閱二十八

夕不輟就慰之則曰某困是有年矣初心不敢負也既來京師旅食自
苦時鬻衣以給親舊之貧者每視余疾日必再三至或竟夕不去今之
治斯邑也徵諸前後制府之奏牘者咸謂其實心愛民則見民之饑溺
而盡心力以爲之者知必自竭其誠矣天下惟誠足以感神亦惟誠足
以動物彼蚪蛙山雀特氣化中一物耳其相動以天而不自知也雉感
之而馴虎感之而渡鱷魚感之而徙易所謂魚之孚者此物此志也
又何足爲姜侯異哉客曰信哉是言請書之以爲記

平遠州知州降補常熟縣丞王公德屏傳

廣東通志

王德屏字遠瞻吳川人生平誦法程朱品行文章一時推重膺乾隆癸
酉選拔

廷試後以資授貴州平遠知州值苗匪倡亂德屏單騎深入反覆開導
酋長感化縛其渠以獻得脅從名冊焚之存活以萬計尋以前官事落
職歸德屏性甘淡薄事父母依依孺慕遇貧賤交誼最篤至性所感婦

孺亦喻其誠乾隆庚寅恭祝

皇太后萬壽恩復六品職銜降補南匯丞調常熟職小而節彌勵邑民
聞德屏廉明皆趨走質訟縣貳例不受事諭遣弗去隨事剖析民皆悅

服來者不絕德屏亦弗能禁也鄉俗投牒有官錢德屏曰是何足污我
大署牒後曰本衙不收陋規役卒多散去由是見知上官調署嘉定令
檄下適以病終士民爭醵錢乃成殮祀常熟名宦焉

曹錫寶

河南開封府知府茂軒張公元林傳
張公諱元林字德滋號茂軒先世籍江甯明嘉靖閒遷山西太原之陽
曲遂爲陽曲縣人其祖兩中武魁公少穎敏讀書過目成誦後父命仍
襲祖業中雍正甲辰武鄉試第一出天津人龍周公門下周公雅器重
之雍正八年有

詔每人保舉一人周公卽以公名上引

見後發試用陝西題授神木令有政聲兼攝府谷篆治亦如之上官嘉
其能保擢乾州牧以憂去服闋授綏德牧前後在陝二十年所至著績

乾隆十八年

特簡河南開封府知府累署南汝光道凡五年而以疾去位又家居七
載年七十而卒卒之後人稱其才德之可傳者有四一曰恤民之仁一
曰聽斷之敏一曰幹事之勤一曰操守之潔乾隆二年神府兩邑荒於
旱升米七十文流離載道民洵洵不能安公是時兼兩篆各發城社倉

粟先按戶借給口糧而後詳報有以不先詳恐干例議爲請者公曰神
府距西安二千餘里必待請而賑吾民無遺類矣苟濟於民卽罷官可
耳由是民藉以全活其在綏德城外有無定河河灘地數百頃每河流
漲溢則糧無所出民甚苦之公曰去此沮淤薄稅在朝廷太倉一粟而
吾民蒙萬世之利力爲詳請凡近河之地盡得豁免至今賴焉凡興利
除害一有益於百姓者皆不避嫌怨毅然必爲此其恤民之仁也公在
神木時有紳士武氏女嘗許婚魏氏武氏工人某窮困無計向女乞簪
珥典質女憫其窮與之而所假者卽魏氏聘物適爲魏所見疑之力控
退婚公廉得實爲表暴其誣且爲兩姓男女備輿服趣成婚禮榆林有
監生吳某妻病故妻父某故工刀筆向與壻有隙疑生與妾毒其女輾
轉賄控必欲置兩人死前牧已定案人咸冤之上官委公覆勘公乃易
衣冠潛赴葭邑密察知其誣乃復驗其妻屍骨皆鮮白與毒死骨青
黑者不同以示其父某某無辭乃械繫之以抵法而出吳生與其妾於
獄吳感泣立生祠以祀府邑民李保妻白氏與鄰村武玉楊寬奉通謀
殺其夫而誑言以答族人夜出盜蔥不返之語初保之見殺也武以
斧斷其首而曳其屍埋永興堡之山脚族人既跡之得其無首屍與其

履控於官且述盜藪事公疑之曰其夫行竊而婦告人非情也遂拘白
氏研審并親至其家搜得斧皆直認不諱即以三人寘重典其聽斷之
敏類如此公服官三十年於地方公事蔑不親自督理不敢稍即安逸
開封地鄰黃河每夏秋淫雨連日黃流泛溢為患公聞報雖深夜昏晦
必亟起單騎赴河堤防禦雖疾病不敢諉上官有檄委辦理事必徹始
徹終悉心籌度雖穹廬枕月毒霧餐風未嘗告勞其幹事之勤可見矣
公歷任府州囊無私蓄遇人有急難則必竭蹶相助而一身服御食用
及家人子女不肯稍涉華飾屬吏有餽送者未嘗一有收納其事上官
亦從無餽送去官之日行橐蕭然有一琴一鶴之風焉此非其操守之
潔而能若是乎公豐頤廣額善氣藹然余二十年前曾一見今視學三
晉知其深其季子成年出余門不以所作行述請余立傳故稱其略
舊史氏曰資格之不足以限人也信哉世儒執一偏之見動謂文人學
士積平日讀書稽古之力故宜敷政臨民聲施爛然而荷戈執戟之輩
至目之為武夫而薄為不足恃今觀張公以武孝廉起家洊歷方面其
所成就卓卓如是嗚呼人亦貴自立耳彼囂囂然自號為通人而一膺
任寄輒張皇無措者獨謂之何然則周公其知人哉

鄭縣知縣李先生集墓誌銘 丁子復

先生姓李氏先世自江陰遷嘉興梅會里四世祖士標甯海州同知值
冷口兵犯固守以勞卒配沈安人率妾婢二十三人死之得卹贈曾祖
良年諸生徵試博學宏詞被放與兄繩遠弟符齊名稱三李祖潮偕父
菊房皆太學生三世贈文林郎先生名集字繹初又字敬堂晚號六忍
老人讀書五行下踐行篤實而辨于文甯化雷公鉉遂于理學許為正
學中不朽人物癸未成進士選授湖北鄭縣知縣鄭介陝西河南奸宄
竄匿先生置巨猾于法悉解散亢旱西湖水涸潭底有黑物噴水如雨
鄧巫馬子者詭言黑龍起城且溺民日駭先生投以羊豕焚黃聲轍黑
物噓風躍大江去還訊之巫則云夢神三孃孃告余鎖三孃孃木偶燬
于庭巫荷校示通衢夜大雨鄭城枕山夏潦水暴下民廬衝塌歲苦之
先生鑿縣署旁地導潦水患得去民栽蓮于中名曰青蓮池蓋以清廉
頌且紀鑿池者李也縣有孝婦陳劉氏姑病亟刲股繼刲肝姑愈捐俸
置田贍其家撰孝婦陂記泐石以旌之調署棗陽鄭人號上官乞留許
即回鄭眾始退先生方質明決行已絕汙附歲旱同官會禱雨以讞獄
後至或誚其慢曰此即是禱雨遇事切指類如此故忌之者眾會有相

驗事失大吏指落職在郎十年不斥一衿不留一獄諸生月兩課勸以
學行所舉卹民事甚備皆置經費使永久去之日老幼涕泣而送者塞
于途先生窮經三十年所著多獨得易闢圖學書信古文詩傳小序禮
述鄭氏春秋通三傳及唐啖趙陸宋劉原父陳君舉諸家說世之言學
者宗宋則詆漢唐爲支離宗漢唐則斥宋爲空虛豈知二者之病皆末
流剽竊字句裝飾面目之所爲漢唐宋儒者不爾也先生兼綜條貫義
存其是不以私意分異同罷歸時子復年始冠一見卽授以讀書之法
故得先生教爲多性至孝事親以色養尤勇爲義師沒母老無子迎其
母與妾養于家沒爲殯葬舉允安會葬舊家之暴露者在京邸創廣誼
園葬旅櫬先生固寒士非豐子財者也白少壯至老無日不以行善爲
務在官有日課簿在家顏其堂曰萬善雖天性使然亦得于經術者深
也嘗語子復曰理學師張楊園經學師顧亭林吏治師陸清獻亦可謂
今之成人矣子復竊見
本朝儒林循吏輩出合而一之者陸清獻公及宛平馬公宛斯爲最著
若先生者殆其流亞歟所著經義及詩文集藏于家卒年七十有九娶
張氏繼楊氏皆封孺人子二旦華優貢生張孺人出奎華縣學生女二

長適鎮海教諭王焯次適太學生范鑿孫一遇孫優貢生于其葬也遇
孫請爲銘銘曰

儒而不吏學術疎吏而不儒治術粗兼之先生陸馬徒著書爲善以沒

齒澤留鄖鄉世其祀宰木森森蔭孫子

湖南岳州司馬顧君濤墓誌銘 鄭虎文

君姓顧氏名濤字學山一字寶田江南崑山人初用太學生起家令四

川銅梁越歲丁父憂時

世廟初御極振刷天下吏治天下吏之才者許大吏以奪情請而銅梁
又新置治惜君去議留君不可旣去銅梁民至今祠之越十有三年起
知河南甯陵縣事甯陵明呂新吾先生故里有遺風君因之爲分社立
學昌其教每春月載食與漿親行田間勞耕農五年移石梁石梁蝗禱
霧於神霧立布彌原野三日蝗盡死再期石梁裁改知貴州印江縣會
歲凶請於上官不待報發倉穀平市直民忘其饑又三年移普定普定
苗疆設提督宿重兵兵民苗雜處相仇賊爲故常急繩之易怨以變官
其地者率噤不敢問君一推誠化之立約束一旦張下眾朋悅莫有枝
梧乾隆十三年

朝廷討川夷調黔兵君部發兵赴蜀民無擾者又黔中窮治魏齋婆邪
黨檄下縣縣村嫗有習治齋婆經者君廉其情會君配徐孺人歿詭言
為孺人修佛事召村嫗集諭以禍福咸泣悟各歸焚其經因盡釋不問
在普定凡十年大治旋以資遷湖南岳州司馬不赴謝病歸歸而顏其
室曰宜休居且自為之說遂不復出又十五年丙戌卒春秋七十有八
其明年正月辛卯葬元和縣中才九都祖塋君少有至性年十六喪母
不食累日三年不見齒父病足不任步君事父且代父事大父孝稱於
鄉其在官也仁而廉故所居民安所去民思家舊有田數頃宦成損其
半歸渡洞庭舟輕舟人取巨石鎮之人比之鬱林廉石云曾祖升曾祖
妣朱孺人以苦節受旌於
朝祖徵遠祖妣朱孺人父禹亮妣陶孺人晉孺人皆以君貴贈如君官
配徐孺人言行悉有儀法從之官能不以家事煩君故君得盡心官守
先君二十年卒未葬今耐焉男子六開基廩膳生龔乾隆丙子孝廉候
補教職振業國龔均太學生維新先卒建中候選州吏目女子二一適
太倉太學生張庸熙一未嫁卒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十人銘曰
故相之門忠義之孫為清白吏以庇而後昆歸骨封壤依於先人更千

萬年無傷其穴與墳

奉直大夫隴州知州鄭君大綸墓誌銘

彭啟豐

君諱大綸字掌之又字補之其先世居于歙明永樂間始遷如皋之白
蒲鎮祖諱琪贈朝議大夫戶部福建司郎中父諱勳贈奉政大夫濟南
府同知有孝行仁于鄉里君少負奇稟讀書數行俱下自經史及天文
地志醫筮諸書靡不殫究稍長即以濟民物為志乾隆元年援新例
出知陝西隴州隴地瘠薄又頻苦旱君至訪瓠口六輔故跡濬渠泉
募南方水工教以辟水之法于是歲率倍收又廣布區田蠶政之書使
百姓專力耕桑又為隴人修書院置學田而士興于學汧水為東西要
衝故橫木為渡春夏水暴漲木輒漂去君設渡舟四行旅便焉隴與甘
肅接壤甘肅歲荒飢民數千就食于隴君曰若待報而後發倉民其殍
矣即按口給糧安其居時其醫藥而棺其斃者至春麥熟資流人還之
鄉人得無害州民有物怪屢焚其廬君為禱城隍之神怪即止歲旱禱
縣之龍潭輒雨時桂林陳文恭公方為巡撫君以僚屬謁見與語興除
事條析利害如指掌事有不便或排羣議必得當乃已陳公以是知君
將薦之朝會君以葬親乞歸既歸乃不復出子嘗讀陳公奏議見其撫

陝時爲民經畫者至周尤以農桑二大政爲先務稽古雍州田賦甲中
土幽風所稱其民莫不敦本業習勤苦漢唐之世再建國都其俗亦稍
靡矣自宋暨明屢經戰爭漸卽凋弊今

國家太平百餘年嗶咻拊循德澤洋溢而關中富庶之效殊異于東南
者豈地利之或遺邪抑人事之未至邪誠得如陳公者久于其任又得
如君者落落數輩以佐之陝人其有賴矣惜乎君旣去而陳公又已移
節于他邦也君仕隴十年家居又二十年初奉政君好施創育嬰堂君
益善其事活嬰兒無算蒲鎮有南北石橋二南橋久圯首捐金爲眾倡
橋成民甚德之其他親戚之貧乏者婚喪葬埋之不贍者無弗周也乾
隆三十一年卒于家卒之日弔者咸哭失聲妻石恭人事翁孝翁得小
疾輒晝夜侍寢門外不去及翁病篤每中夜焚香籲天翁卒痛不欲生
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三年喪終以積毀卒年三十有三太史傅王露
著孝行傳以表之繼室鄒恭人年十九歸君撫石恭人二子如腹出君
治隴日每以家財佐公用恭人時脫簪珥助之卒年五十六子四人長
景莊浙江嘉松鹽運判次景誠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次景綱贈儒林
郎布政司經歷次景略女七人俱歸名族君卒後九年諸孤將葬君及

兩恭人于白蒲鎮洗馬池之新阡景誠過江謁子請志其墓銘曰
唯仁于物必有濟卑之肉食爲身計卓哉鄭君古良吏求牧求芻起凋
弊振窮卹匱心調劑爰有孟光德相儷洗馬池邊幽宅閉永勒仁風昌
爾裔

又隴州知州鄭公傳 杭世駿

公名大綸字言絲又字補之贈奉政大夫贊菴公諱勤之季子贊菴公
有封股廬墓之孝有育嬰濟眾之仁公字補之繼志述事欲以竟贊菴
公未竟之緒也幼有至性母冒宜人見背時方五歲哀毀如成人贊菴
公邁疾衣不解帶與德配石孺人中庭露禱祈以身代旣棄養毀不欲
生石夫人亦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且曉公曰吾婦人也從翁地下不爲
輕重君志在顯揚滅性違禮宜節悲哀勉終大事公感其言稍進食飲
三年喪終石夫人竟以哀感成疾旋至不起公承先人苞蔭凡贊菴公
所有志未逮者悉力行之如舉向無書院公合同志創立學舍禮聘名
碩士風興起所居白蒲鎮有南北二橋南橋歲久就圯捐金倡建慕義
者景從雙虹並峙民不病涉利賴至今贊菴公建育嬰之堂全活嬰兒
無算至今公未嘗中輟其他寒衣飢食歲有常經不以有無爲解則好

施其天性也讀書漸爲有用尤留心經世之務筮仕陝西隴州牧隴坻地高而土瘠民田每苦風旱當事議多鑿井事迂遠而卒不可行公仿瓠口六輔之遺制濬舊渠以疏泉脈而泄地氣又令人之南方募水工教民以溉播之法嗣後畝入一鍾公益廣布區田蠶政之書使百姓專力耕桑雖有凶荒而隴民無菜色隴士向不知學科第鮮少公爲修書院置學田築文筆峯建魁星閣所以興起之途無所不備由是文風漸盛列賢書而歌鹿鳴者不乏矣隴俗勁悍不循禮法觸利綱而冒足入絆者毛舉不可爬梳公至去泰去甚布寬大之政兼并之豪胥篋之盜椎埋之奸悉予自新民感泣不敢爲非風俗爲之一變汧河爲東西要道僅有二木橋春夏雨多山水驟發橋盡衝壞行旅望洋而歎公設四舟以爲義渡晨夕往來遂成坦路州與甘肅接壤乾隆六年甘省荒歉飢民數千來隴就食公不待報可開倉日給口糧時其醫藥而樁其齒豁至春麥熟資遣還籍而流人忘其飢治隴十年摘伏發奸案無留牘吏胥不敢因緣爲奸而民不擾畏之如神君愛戴若慈父母兼攝汧陽事前令虧帑至二千金力不能償公哀其廉悉肩任無難色邑令得以脫然歸故土以治隴者治汧恩威深入民隱去後邑中士庶立碑以志

甘棠芟憩之恩時桂林陳相國方撫全陝公以僚屬謁見與語興除事宜指陳明畫洞悉木原或獨排羣議斟酌時勢令人各如其意所欲出雖稍慙勿恤也相國深相器重擬列薦剡公以營葬贊菴公故乞假歸里陳情迫切至於涕零相國感其孝思不得已始從其請歸田後葬贊菴公於白蒲鎮龜筮協吉永無後艱而公亦不復有出山之志矣恆以節儉守禮教子長子景莊官兩浙鹽運分司錢唐湖山之勝甲天下迎公就養極人世清暇之福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數年仍歸故園次子景誠工部虞衡司郎中手書古名臣事迹示之尤以勤慎奉公爲勸乾隆某年月日考終里第享年六十五歲初娶於石會稽傅太史王露爲之傳繼以鄒三子景綱其出也公歿而柴毀特甚未終七而天四子景略適室某出公賦性鯁直是非不少假借以急告傾筐倒庋而應之不少吝也錢唐梁文莊公謂其在家庭則爲令子在州里則爲仁人在朝廷則爲良吏型家而家齊臨民而民化時人以爲實錄論曰守令之進退皆待命於封疆之重臣重臣不敢徇私然亦不能無好惡以循良之績入告者盡心於民事者半逢迎奔走諂事上官者亦半吾交於今相國桂林公卽其儒術之淳深信其能知人能薦士其所

保任而無疑者必其能盡心於民事者也吾交於隴州鄭公即其在家
爲肖子信其當官爲良有司治隴十年前後上官未聞有薦拔之者必
其不肯逢迎奔走出於諂事者也兩賢相遇桂林公知隴州最深能遂
其恬退之高而不能挽其純孝之志隴州見知於桂林公不梯榮取寵
以干進轉陳情涕泣而求退論者兩高之余獨竊有規者桂林公經綸
雷雨佐
聖天子成時雍之治誠得如隴州者數十人分治州郡以養以教察閭
閻之疾苦則
九重之宵旰可寬亦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也隴州未五十而懸車甘心
泉石有長才而不得大展其用桂林公欲援手拔之百僚之底而不得
則近於恕此亦朋友責善之道也嗚呼隴州死矣隴州治譜猶班班在
人耳目有志乎史事者所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余無弭筆之職
又無秉筆之權因賢子景莊之請粗述梗概徵信於克知灼見之桂林
公揚芳樹軌吾文庶其無愧色乎

金華葉先生新行狀

魯仕驥

會祖某祖兆勝馳贈奉直大夫祖妣朱氏馳贈宜人父名科棠邑縣

丞授修職郎晉贈中憲大夫妣陳氏晉贈恭人

先生諱新字惟一號梅晴晚號良堂先代宋水心先生裔曰宗韶者由
括蒼遷金華之雅坂越五世有曰德甫者分派於邑東鄉之天鍾湖至
先生晚而仍居雅坂世爲金華人先生幼穎異十歲能吟詩年十七應
童子試以第一附入郡學籍初名世經已而入京師寄籍順天改今名
入學康熙五十九年庚子舉順天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改原籍歸雍
正二年復應禮部試又不第於是聞蠡吾李剛主先生傳顏習齋先生
之學遂往受業焉先生踐履篤實立日譜自檢分內外言動稽核功過
操存省察不毫釐欺飾雖暗室如大廷於義利之介辨之尤嚴李先生
以識力堅定特契重之五年停浙江會試先生乃就揀選分發四川以
知縣試用撫軍憲公一見卽委料理川南丈量事逾年事竣還謁撫軍
時有江油令某長厚君子也以江油地瘠民貧恐按畝清丈而加賦民
不堪長跪爲民請命撫軍顧先生議先生曰惟正之供奚容隱然則壤
定賦有上中下之分請清其畝而下其則可乎撫軍以爲然已而曰吾
懸華陽待子久矣華陽省首邑也先生以初任恐不勝辭不允翼日檄
下趣就職先生治華陽無廢事撫軍欲遂授實先生固辭乃改補仁壽

縣仁壽僻野民頑難治邑故多陋規豪猾率以此脇長吏肆奸先生至
悉革除之詳要東謹關防民用帖然有與鄰邑并研民爭界者當會勘
鄉保因門役投揭入苞苴先生即收諸人入獄而往勘斷一從公已而
各以其罪罪之自是無敢復干以私者仁壽清丈之餘田糧尚有隱漏
黠者每取為已有偷報入冊訟不解先生為一一清釐之而戶籍秩然
訟乃加少矣嘗取一劣跡武生碾究之其人懼而營解於藩司之家人
藩司家人乃為書俾吏役二人持至屬司閹者為謀寬貸司閹得書不
敢發稟白先生先生即械二吏役送藩司捕其人論如法八年勦瞻對
糧運水次匯於嘉定嘉定時為直隸州撫軍委先生攝州篆而總運事
先生晝督運夜治民事於政無闕失州臨水時冲坍民多虛糧歲煩徵
比先生徧查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即以虛糧移補於是免於賠累之
苦矣是歲仁壽值採辦內用木植部匠頭皆楚人倚勢橫索甚民不堪
因號召相抗署縣以為民作不靖院司飛檄先生俾往治之先生知其
故但檄匠頭至令民就鞫來者數百人稱冤而匠頭方傲睨置辨先生
立窮其奸惡繩以法第取民之倡首者懲之縣以無事自是上游益知
先生可倚任每有疑獄調赴審決一歲中半居會城矣十一年興修秦

甯惠遠廟專員承辦久之事不集院司復以委先生故事載運物料諸
土司輪值都統賚公欲專任一人先生持故事請再三公怒懾以辭先
生曰某奉委來如不當公意願賜一檄去耳何怒為公佛然起見者咸
失色勸入謝不可次日羣集公齋顏執先生手曰昨吾偶未悟耳勿介
意也遂如初且加敬禮工竣回省始知公已遍札上游為之延譽矣先
生嘗嘆賚公之不遂過能服善為不可及而自以為過慙也十二年丁
父憂時要地賢能例留任守制仁壽士民乞留先生制撫已拜疏矣先
生懇請終喪不許旋授直隸州邳州知州乾隆元年引見抵州後旋奉
特旨補授夔州府同知未蒞任即委權龍安府繼權成都府成都省首
郡兼權稅先生釐剔奸弊潔己恤商一載廉惠之聲徹上下隨委攝瀘
州事瀘俗曠悍而好訟數不得人日廢弛積案累累先生至日坐堂上
有告許者隨事隨決虛者立予杖逐之不數期而獄辭減其十之九凡
百日而積滯一空先生廉知州民好訟之由有楚人挾符咒邪術能茹
刑人多習之為奸狡乃申禁後緝得一人破其術判曰挾左道以誘民
殺無赦立杖斃以徇於是人始不敢復逞矣治瀘兩載州俗一變稱易
治焉先生自授夔丞凡五載至是始一抵任未一月又委權保甯府昭

化有劫案令捕得五人欲誣服其首名之家屬控于郡先生訊知行劫日其人以他事就質于鄰邑尉計其程距二百餘里即密檄取尉審卷閱之果得堂供調令帶犯至令以爲真爭甚力詰其賊無有乃示以鄰邑審卷令始語塞先生白院司立釋之而更捕真盜七年權順慶府兩月陞雅州府方就道丁母憂歸先生自分發四川至是凡十六年始得回籍凡所經治四民攜老挈幼莫不攀號爲太恭人設祖奠而祝先生之再來也十年服滿赴闕奉

特旨授江西建昌府建昌素號易治士好文盛科第民多習商賈然浮華相尙虛聲相夸而敦朴淳厚之意微外若富庶而民實窮苦凋敝也先生鎮以簡靜示以儉素逾年而化洽郡故有盱江書院祀宋李泰伯先生先生更葺理之顏其堂曰約禮遍祀其鄉之先賢於後寢選士之有志者讀書其中其課業以品行爲本而文藝次焉閒居則訪屬邑力學好古之士引與講論學術諮訪民隱優游漸漬期成善治故先生在郡郡當時無赫赫之名而去後常繫人思也南城黃孝子故有祠圯地被侵先生清而還之立碑祭享以厲風俗有諸生以兄弟爭祀產而訟者先生既斷決傳教官至堂責其不友恭並予夏楚旣而爲開陳禮義

以示之咸悔過自艾有無賴子恃父兄衿監有財爲虐鄉里者先生杖而教之大哭叩頭去即往鄰郡理生業爲善人焉建昌農民多佃主租而城南豐之佃爲刁頑遇官禱雨輒各昇土神至前誼譁預爲抗租計先生治建之二年夏少雨自爲文步禱於城隍而先期揭示責鄉保諭令村民無得仍前弊至期肅然越四日雨秋成大稔無敢抗租者其後復遇少雨則爲文遣官告祭南豐之軍山祭未畢大雨如注軍山郡之鎮山也先生之誠意感格神人有如此十三年南豐令某以邑民饒令德之父早年以不軌爲眾所斃也或言令德復好拳勇者俾差偵之誤探于其讐家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出役遂逮其弟令德歸聞弟逮自投到嚴刑逼之遂誣服結盟將謀逆究黨與乃謬舉親故及鄰郡邑熟識雜以詭名令自喜能發大奸遽通稟並關鄰邑追捕四境騷然蔓撫贛二郡縣先生聞報即飛檄取來就鞫是時已株連七十餘人矣鞫之語人人殊乃大疑詰原捕役初捕狀乃知捕令德之弟時役利其一篋挈之及開視無物則棄之野令知之疑篋有祕跡以刑求役役畏刑而妄稱有簿劄得賄毀之令是以執此而嚴刑逼令言俾誣服也先生嘆事爲鑿空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皆隨至省會爲昭雪且誠之曰有一

逋者則俱死矣卽馳省所釋無一後至者謁撫軍備陳始末撫軍愕然先生力爲置辨乃遴通省才能集贛撫建三郡犯反復鞠之卒無據然不可解蓋豐令初興大獄時鄰邑得關率以事大覺遲恐重得罪爭先撫關文中情節稟白撫軍而撫軍以異地同辭信爲確竟入告矣特祕不言也會奏摺下

批交制府委江南監司和公來鞠先生爲一一剖辨得解所全活凡二百餘人十六年春建昌米騰貴先生請發郡縣倉碾米平糶例二穀一米有餘羨乃滿量昇糶者嚴胥役不得中飽又勸富民以私財減價平糶更集紳士商令有力者挈資轉運而民不困於食焉南豐石牛洞民蔣大年兄弟四人其叔議婚新城吳氏叔沒大年欲改配季吳衣冠族也不允而別嫁其女大年乃以季冒叔名而以從弟年相若者冒季賄族保之黠者爲證控吳姓悔婚縣不能決是時吳女已有子矣其父母願倍還聘財大年必欲得女上控藩司藩司檄追女歸蔣先生廉得其姦詐狀會大年赴府催追女繫之而提族保及冒季者嚴訊盡吐實卽決杖繳還藩檄飭縣以牛洞頑民榜其廬兩邑民悉爲之稱快十七年撫軍鄂公奏請移守贛郡先生以精力衰固辭會上猶有逆案奉檄往

鞫而調補之

命下卽留贛受事贛州爲閩廣通衢故轄十二縣地延袤千里民俗浮侈政繁劇先生志先振刷以次更化凡屬邑遼遠案多者咸調至郡就近督辦審轉不出一旬兩月閒招解之案絡繹鄰縣轉遞稱應接不暇有甯都監生曾翊唐遠出其妻邱氏與夫嫂鄧氏索債于李贊周家鄧氏故與贊周私者也至是疑邱知之遽殺邱以滅口贊周懼不知所爲其叔李東才者諸生也教以詐稱嘔血亡及邱氏之弟曰習教者往視見喉閒有傷欲鳴之官而東才又教贊周謂習教傷誣控鄧氏之夫虞奏主和寢息其事翊唐歸訴縣求理甯都令審邱死於病習教殘屍翊唐誣告擬流徒翊唐於司審時求檢卽委長甯令會檢以無傷加擬先生細核案情多疑竇驗其遺存血衣形跡非口吐且諸證辭皆乖刺訊件作供檢時開棺屍殭未化項纏束解視氣管斷而官喝令檢骨截身上半蒸煮皮管糜爛辨頸骨無傷格皆註銷化隨訊東才贊周悉吐實先生以所關出入甚鉅且事涉曖昧爲文牒城隍夜集諸犯于神前詳鞫供情畫一獨鄧氏猶支離閃鑠於是錄供詳請委隔屬賢員確訊定案會觀察阿公以內遷去代者至聽原訊者之言謂先生輕信長隨

令其審訪而長隨受賄先生誤聽翻案提訊之下意模稜先生以死者之冤莫伸矣而生者又蒙冤爭執相牴牾時又有贛縣民蔡方照六人搶奪拒捕舊案先生照例擬發邊衛充軍適奉

諭旨酌改本條為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先生謂事在例前非官吏因循結案久矣宜從前例為允爭之不得因嘆曰殺人以媚人吾不能也即會案投劾閉門候代撫軍命人再三勸諭之先生堅臥不出乃以任性被議既解組欣然曰今而後可以無疾於心矣遂扁舟歸里先生之去建昌改贛州也建昌士民追攀不及卓碑以紀其德政及去贛州贛州士民焚香涕泣送之先生亦為之出涕時乾隆十八年也既歸遂卜居雅坂足跡不入城市日靜坐讀書教子弟暇則與農夫野老課農桑泊如也子弟或請著書則舉習齋先生語以答之曰道寄於紙千卷不如寄於人一二分故先生之所以為政即先生之所以為學也余年十四以童子試受知於先生其後稍長知慕古為文章而先生已去建昌乾隆二十年省先生於家辱先生之所以誨之者甚至越十七年余成進士歸過浙江復至先生家則先生之卒已五年矣公子昺出其所撰行述俾余據以作家傳某謂先生處為醇儒出為循吏他日史官當有

采焉乃刪取其事跡之可以為法者狀之如右

永甯知縣魯公成龍墓誌銘

魯仕驥

魯氏自宋循吏有開之子孫由江南亳州遷居江西之南豐其後有曰佐文者復由南豐遷居新城之中田里於是新城之中田有魯氏魯氏之處中田世讀書敦禮讓泊明之中晚歷時既久族漸繁士遂多有聲庠序閒其出而仕者忠義之節德業之著皆卓然有以自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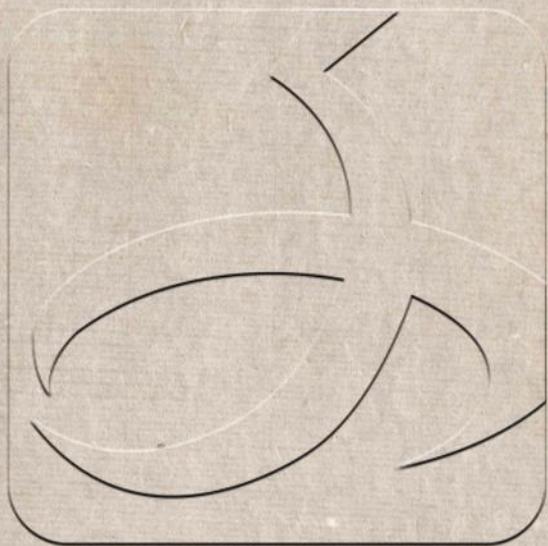
國朝而益顯科第仕宦相屬若雲崖先生其一也先生諱成龍字在田雲崖其號也先生幼讀書穎異年十六為諸生二十而舉乾隆辛酉鄉試閱八年為歲之戊辰成進士又九年選授直隸懷柔縣知縣任五年調繁棗強又二年丁母憂歸服闋補河南永甯縣在永甯二年卒於任年僅四十有六先生既早得科第其自往來公車及通籍後與四方賢士大夫遊益讀書好觀史事以為此有用之學也性復勤敏遇事能決無留滯故其居官大吏多稱其能然未嘗或失大體初任懷柔地小而衝為

皇上歲幸熱河駐蹕之地先生辦理大差民不知擾嘗卒遇大水衝橋梁鄰邑恐無以卒辦大吏並委先生代辦焉京北土多瘠懷柔尤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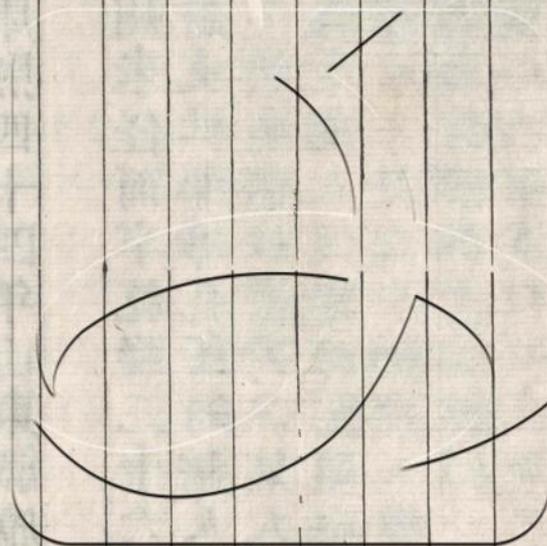
滿之患旗民雜處食常不足且多火災先生勸民積穀每二十五里設倉一所而荒歉有備其救火之法則設爲木籌每火起輒攜至火廠諭令斯民運水互相救應每運水一次則給一籌火止繳籌因其多寡而給犒賞焉其鄰里不相救者有罰自是懷柔火不能災前明戶部主事成介愍公其邑人也國變時闔門殉難先生爲表其墓復訪其後裔僅有一旁支子孫撫于人先生爲贖回捐俸百金爲之婚娶資膏火送入義學俾奉公祀此皆先生爲政之要務也至如遇水祲不待請命而發粟出借繼乃詳其所以民有積欠不能償者則捐俸爲之代償此則民之所以歌誦不置而大吏羣以爲能者矣其任棗強也邑稱富庶而多盜賊先生嚴飭捕役巡緝之盜相戒無犯魯公境任永甯也俗多輕生女子尤甚每婦姑不相悅則卑幼自戕先生諭以尊卑之等教民孝敬而其風漸息有孤子無禮於叔父者其叔父欲置之法訴於前令前令未忍也先生至復訴之先生曰以卑犯尊固當重法然爾兄止一子爾竟忍耶立召孤子嚴設刑具待之其叔父泣以請曰如此無以見兄於地下矣先生乃薄予懲創誨諭之遂爲叔姪如初先生之以至性動人如此先生爲政暇則與邑人士講論文藝邑有書院必加意培植其於

節孝忠義諸祠皆修舉無缺以爲此風教所繫也嗚呼後世之士偷惰苟且妄以爲讀書無益於治及事至每不知所措若先生之所以爲政者非有得於讀書之功乎先生生於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初三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曾祖時化國學生封中憲大夫祖朝用國學生捐授知縣康熙四十四年山東饑應募以己財賑濟泰安州饑民數千口奉

旨議敘候選知州未任而卒乾隆二十六年以先生任棗強贈文林郎父燃國學生封文林郎母孔氏封孺人配楊孺人後先生七年卒子四人書訓國學生書鼎書紳書秀孫某人先生居家篤於倫理與同母弟友愛無間及孔太孺人沒繼母劉復舉一子先生在永甯聞之甚喜卽欲分俸爲之置產未及而卒楊孺人竟爲終其志焉今諸孤奉先生柩與楊孺人合葬屬仕驥爲之銘銘曰才生於天耶亦資於古學爲有用庶幾不辱其祖繫世伐之遙遙後來者甯不思所以自處耶



碑傳集卷一百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70043378

